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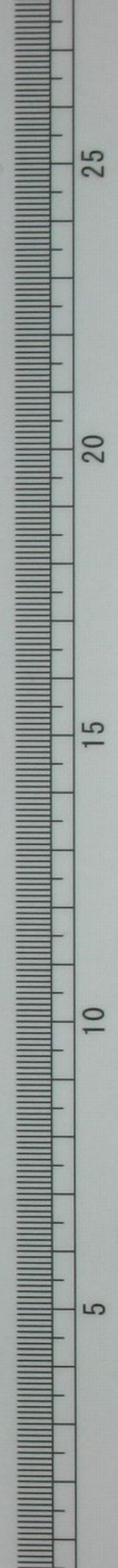


校刻日本外史

源  
比  
倫  
八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98  
3







文庫 17  
W198  
3

日本外史卷三

源氏正記

源氏下

是月法皇會諸公卿論討平氏功賴朝第一義仲第二敘  
義仲從四位下任左馬頭除越後守除行家備後守二人  
不悅更除義仲伊豫守行家備前守並聽院昇殿收平氏  
五百餘邑賜其百四十于義仲留衛京師世呼曰旭日將  
軍義仲生長山野舉止粗鄙不任衣冠為京人所嗤笑初  
以仁王子為僧奔越後稱北陸宮年十七義仲奉以入京  
師八月法皇以乘輿西奔京師無主議立天子時有高倉

昭和六年二月一日  
寄贈  
立見  
氏

010185194669



帝皇子二人。叔五歲。季四歲。法皇欲擇而立之。因宣問之。義仲。義仲屬意於北陸宮。奏曰。立君重事。非鄙人所敢問。然辱受咨問。敢不竭情。故三條宮。憤平氏之專橫。欲拔陛下於幽厄。時命未會。殞身鋒鏑。天下悲之。臣之樹功於今日。亦奉遺令也。今議建立。而不及其胤。人心云何。法皇以其嘗為僧。不聽。上二皇子。叔吉。法皇納寵姬言。欲立季。再卜而立之。是為後鳥羽帝。法皇頗厭義仲。欲召賴朝來京。師。義仲爭為不可。弗聽。義仲憤懣。而北兵乏糧。四出剽掠。法皇患之。時平氏在南海。屢侵山陽。行家請討。詔許之。義仲曰。行家雖勇數奇。不可使將。乃更命義仲。義仲發京

日夜窺背一作窺臣

師。以足利義清等為先鋒。閏月。義清與平氏戰于水島。敗死。義仲欲進攻南海。途聞賴朝遣兵且入京。帥則引還。有詔止之。不肯。先是。法皇使者至鎌倉。賴朝延見。言曰。平氏棄京師自逃。而義仲行家搆虛入之。乃矜功要賞。敢擇任國胡為者也。臣當疾往伐之。而藤原秀衡等日夜窺背。臣未可以奉詔。且帥大兵入輦下。徒為騷擾。使者歸報。公卿皆想望賴朝風采。爭問狀。使者言。賴朝軀矮而面大。然舉止詳雅。言語明晰。非義仲比也。賴朝又使使奏曰。平氏所侵諸邑。宜盡復其故主。臣等不宜利之。平氏降者。宜從赦宥。臣嚮被宥。故有今日。源平並立。同衛王家。古制為然。自

晰晰一作

賴朝  
奸智口以  
不權不推

日本外史 卷之三



朝廷視之。何有彼此哉。法皇益屬意於賴朝。屢使使召之。於是賴朝使弟範賴義經監關東貢賦。西上以詞。義仲義仲欲拒之。與行家謀奉法皇於軍。行家素有寵於法皇。密奏之。法皇乃使僧靜憲詰義仲。義仲對曰。孰造此言者。臣徒慨官家之貳於賴朝也。故欲與決雌雄耳。願得賜討賴朝宣。遂詣法皇宮獻誓書。且請問執讒人。詔慰解之。十一月。屢詔趣義仲西征。曰。或謂汝之不西。欲謀不良也。義仲對以備東兵。而鹵掠益甚。法皇遣其幸臣平知康詰之。知康善擊鼓。稱鼓判官。義仲曰。鼓判官。反欲爲人所擊乎。知康怒。還報曰。義仲反形已成。請討之。法皇聽之。驟徵叡山。

園城寺僧兵以知康將之。義仲會將士。言曰。我有功無罪。何遽至此。我以五萬士馬留衛京師。而官無所給。不利豪戶。何以生存。然未嘗敢抄掠皇人也。彼鼓乃讒我。以至此。我將擊而破之。樋口兼光。今并兼平。切諫之。勸其詣闕降。義仲怒曰。吾自起兵數十戰。未嘗知有所謂降者。卽降。吾反爲鼓所擊殺耳。遂令將士曰。吾今日決死。汝輩勉之。勿爲賴朝所笑。乃分軍爲七隊。圍法住寺。知康上牆。踴躍罵義仲。義仲咄嗟赴之。知康走匿。北兵縱火索之。不獲。遂奉法皇于攝政第。帝于閑院。停公卿以下。至知康官爵。自爲院廡別當。先是。義仲娶藤原基房女。於是基房徐開諭之。

停一作奪



乃徙法皇于西洞院。自辭其官爵。元曆元年正月。義仲敘從四位下。任征夷大將軍。先是行家與平氏戰室山。敗。遂據河內。畔義仲。義仲遣樋口兼光將兵擊之。而範賴義經已至伊勢。橘公友者。往告變焉。遂赴鎌倉。賴朝見公友曰。義仲有罪。宜詔臣誅之。知康何人也。焉得與義仲敵。乃檄八州將士。西討義仲。而知康來鎌倉。欲自辭說。賴朝戒內外。勿為通。知康至。無肯顧者。無幾何。徵兵聚者六萬。乃盡委之於範賴義經。因令曰。木曾阻我兵。必於宇治河。皆具善馬。可以騎渡。賴朝有駿馬二。曰池月。曰磨墨。梶原景時有寵。其子景季年少銳勇。於是請得池月。以先登。賴朝曰。

辭說一作解說

乞焉者多。吾不與也。顧範賴等戰不能克。吾且親往。此吾乘也。乃賜磨墨。諸將士皆發。明日。佐佐木高綱自近江來謁。賴朝問曰。聞汝在近江。盍直從軍入京乎。高綱對曰。臣如從軍。不敢期生。欲一見君訣別。且奉指揮也。馳三日。乃達。臣唯一馬。罷不可用。故後期在此。賴朝喜。因謂之曰。汝能為我先登於宇治乎。曰。能。臣居河上。識其淺深也。於是遂出池月。賜之高綱。感喜。謝曰。君聞高綱未戰而死。則不能先登也。聞未死而戰。則先登者高綱也。拜舞而出。賴朝呼返。戒之曰。景季等乞焉。而不與。汝記之。對曰。諾。時大軍陣于浮島原。景季視羣馬。無過磨墨者。牽而上高丘。誇示。



於衆已而有犬嘶聲。畠山重忠曰：池月聲也。何以至此。已而高綱僕牽池月至。過丘下。景季問曰：誰乘。僕對曰：佐佐木氏之乘。景季大愠曰：不圖公之視彼踰我。我寧與彼死。使公喪二良。卽扣刀要路而待。高綱望見之。謂其騎曰：彼非梶原邪。公之囑我。殆爲是也。漸近。景季呼曰：四郎久濶。彼乘公所賜乎。高綱哂曰：否。吾患無善馬。欲就公廐借之。聞磨墨已賜於子矣。池月不得命矣。子且然。況於高綱乎。然君事方急。不遑顧慮。遂誘廐人竊之矣。後有責問。子幸救解之。景季色解。笑曰：悔我不竊也。乃與俱西。範賴向勢多。義經向宇治。義仲聞之。議戰守。見兵千騎。乃遣今井兼

平山木義弘拒勢多。根井行親。楯親忠。拒宇治。撤橋板。樹柵。張繩於水中守之。二十日。義經以騎二萬五千至東岸。戒居民避軍。而火其廬舍。以布陣焉。起櫓自登。具筆硯。書將士功最。曰：將以報鎌倉也。將士皆奮欲戰。義經又發令。而軍囂。不聞令。乃取平等院鼓。擗於櫓下。一軍屬耳。義經乃令二萬人中必有善泅者。直前嘗之。我勇士緣橋架防敵。勿使敵射我。泅者爭釋甲而沒。刀截其繩。平山季重。澁谷重助。熊谷直實等。上架而射。射戰良久。有二騎鞭馬亂流而進。先者景季。後者高綱。高綱自後給。景季曰：子之馬條慢矣。景季駐馬約條。高綱則超乘而過。上岸自



日本外史 卷之三  
名。景季踵上。義經上功簿。高綱為先登第一。景季為第二。畠山重忠以手兵繼渡。行親射之。中其馬。重忠因而達岸。揮刀而進。北兵辟易。義經乃以全軍渡。擊大破之。行親搏戰而退。義經馳使請法皇幸醍醐寺。弗聽。則率兵馳赴其宮。拔刀瞋目。立于階下。具輿趣幸。宮中股栗。會有來告東軍已至木幡矣。義經馳出。過五條第。訣妻藤原氏。久而不出。有二士諫之。自殺帳前。義經乃出。遇行親親忠。合其兵。兵僅三百騎。望見東軍。旗幟彌天。曰。吾死矣。諭將士散去。眾請生死相從。義經乃進冒東軍。重忠景時等累進。皆潰。義經驅進。與義經遇。義經以數百騎攢蹄衝擊。因亂射之。

義經大敗。被創以殘兵西走。義經使其兵追之。而與重忠等詣法皇宮。大江業忠上宮垣望見之。曰。義經復至矣。一宮驚怖。業忠又報曰。旗號自別。蓋東兵也。義經踵門下馬。賜言曰。臣源賴朝使者義經也。破賊而至矣。願為奏之。業忠驚喜。跳下。匍匐入奏之。法皇大喜。延六人。列立中門外。見之。使人指問其名。穿赤錦袍者曰。源義經。被緋甲帶大刀者曰。畠山重忠。亞重忠者二人。曰。澁谷重助。河越重賴。玄甲者。梶原景季。黃甲者。佐佐木高綱。法皇曰。皆壯士也。因勅護宮焉。義經既敗。欲挾法皇西奔。還至于宮。義經等擊卻之。義經走。至三條磧。東兵爭要擊之。義經且戰且走。

日本外史 卷之三



殘兵十三騎。重忠復追之。義仲笑曰。巴兼平妹也。有膂力。每從軍。是時單騎止鬪。重忠欲生得之。注目薄之。攫巴中袖。巴策馬躍。袖絕。重忠舍之而還。義仲以七騎走。會範賴既破。勢多而入。遠江人內田家吉在其先鋒。巴與之搏。斬其首以視義仲。義仲歎曰。家吉美而勇。乃授首於女子。不知吾亦終死何人手也。因諭巴遁去。曰。臨死。攜妾。人謂我何。巴請共死。義仲強之。巴乃泣涕辭去。義仲走至栗津。遇兼平。兼平曰。義弘戰死矣。臣未審主公爲何狀。是以脫歸耳。義仲曰。吾宜死於京中。欲一見汝。故忍而至此。身創力竭。可以自殺矣。兼平曰。主公努力。方今平氏在西。佐公

在東。主公盍走保北國。以圖三分。臣請留防敵。主公可以逃也。乃樹旗集潰兵。潰兵稍聚。得數百騎。進衝敵陣。貫而過者三。乃有二十餘騎。範賴以數千騎圍之。義仲奮戰。盡亡其騎。獨有兼平。兼平乃指一仰樹。謂義仲曰。君起於彼。徐自爲計。臣請拒於此。義仲徑出。赴仰馬陷。才望顧視。兼平箭中額。死年三十一。兼平方奮鬪。餘八矢射斃八騎。聞敵中傳呼。木曾公死。曰。吾事終矣。啣刀墮馬。自貫而死。東軍振旅。而兼光方破行家。追之紀伊。聞難還京師。其兵道亡比及鳥羽。有三十騎。東兵赴擊。兒玉黨與之。有姻。諭降以歸。請宥死。朝議不聽。義經傳義仲以下首京師。帛書



其髻曰賊義仲縛兼光從其後終斬之義仲叔父義廣初  
防山口兵敗逃伊勢後爲賴朝所攻殺義仲子義高嘗質  
於鎌倉賴朝妻以女後欲殺之義高覺而遁追捕被斬妻  
悲慟不食賴朝歸罪於追者斬之欲改嫁女於藤原高保  
不肯而死義仲妾巴既別義仲釋甲間行歸信濃遇義仲  
親故具語以故相泣也時年二十八削髮爲尼居越後友  
松所義仲冥福以終身云義仲既死平宗感自南海徙山  
陽山陽將山自室山水島二役服從平氏平氏終復福原  
築城據焉眉山臨海生田爲東門一谷爲西門勝兵十萬  
餘繫大艦數千平教經轉戰十備前安藝淡路和泉皆捷

源賴賢子義嗣賴仲子義久居淡路皆爲所殺平氏威振  
關西期犯京師賴朝聞之趣二弟赴伐以二月三日攻一  
谷範賴以五萬騎向東門梶原景時監軍爲義經以萬騎  
向西門土肥實平監軍焉以明日爲清盛忌辰延至七日  
先期三日早發義經取丹波路兼行比暮至三草山聞平  
資盛等七十騎陣山西也召實平議曰夜襲之乎抑待旦  
也實平未對田代信綱進曰敵謂我恃衆稽留也則急襲  
之必勝義經曰是得我心卽發命僕辦慶火沿道民家取  
明而過夜半至山西急襲資盛資盛果不備大敗走天明  
令信綱實平以七千騎赴西門而自將精騎三千向鶉越



鶴越者城後間道也。日暮駐軍熊谷直實平山。李重在麾下。直實謂其子直家曰：「冒險混進，孰後孰先，欲立功者，不若向西門。」直家曰：「然此公常先士卒，不可隨也。未知平山子何如？」使僕闕之。季重甲冑按刀，獨語曰：「誰能先我？」僕歸報。直實曰：「彼所見亦同我也。」乃馳赴一谷。天未曙，薄門自名。季重踵至，敵闢門。二人突入，奮鬪，城兵辟易。季重出，亡其旗卒，乃復入，斬其敵而出。實平信綱皆至，令士卒繼攻。門堅不破，範賴亦令諸軍薄東門。武藏人河原高直與其弟踰柵先登，中箭死。梶原景時使輕卒拔柵，以九百騎入。鬪既退，顧失景李所在，復入索之。景李在敵中，被髮而鬪。

至起  
作

簾插梅花以自標。景時識見，挈之而出。當是時，平氏專防東西二門，而不圖義經。義經之向鶴越也，路險夜黑，令辨慶索鄉導。辨慶認火光，得一人家，見翁媪對坐，告以故。翁曰：「小人以獵為業，諳知山路，而今老矣，有一兒，膽氣可用，呼起從辨慶謁義經。義經執火視之，長身高顙，持獵弓矢，問其齒，曰十七。義經為冠之，命姓名曰鷲尾經春，給鎧仗，以為鄉導。問鶴越如何，經春曰：「太險，人馬不可行。唯鹿能踰之。」義經曰：「鹿四足，馬四足，等耳。」先衆馳之。至鶴越，則天明，頗視城中二門戰方酣。義經欲急應之，而懸崖數百仞，如經春所言，衆相目，莫敢進者。乃試驅鞍馬二下之一傷。



一達。義經曰：可下矣。乃屈其所騎馬後足，一鞭而下。三千騎皆倣之。胄鞍相觸，直達城後，大呼而入。平氏軍駭擾，自相擊刺，教經等敗走。義經縱火乘之，烟焰漲城。範賴、實平破東西門而入，三面合擊，斬平通盛等十人，擒平重衡、宗盛、奉乘與航海而逃。衆攀舟爭乘，斷臂滿舟，遂奔讚岐。倚田口成良之衆，保于屋島。九日，義經範賴以首虜還京師，請徇而梟之，不許。義經抗疏曰：臣父義朝盡忠於保元，而爲人所誅，設卒宣詔於獄門。平氏昨爲賊勳，今爲國賊，臣等竭力攻討，進不顧死者，不獨重王命，乃欲雪父恥也。臣兄賴朝深存此志，今而不見許焉。臣等復何所望。朝議終

內

許之。三月，賴朝以平義仲功，敘正四位下，遣梶原景時、楳致重衡於鎌倉面見，使景時將命曰：吾非忘相國之德，若王命何。然不圖公之卒臨此也。則至若右大臣氏，亦當不日相見。重衡請速死，賴朝屬之於狩野氏，侍以二姬、餽酒食焉。以平族未夷，不輒殺也。是月，令土肥實平鎮撫山陽道。六月，奏請任範賴參河守，敘從五位下。範賴來謝鎌倉，置酒勞之。八月，復遣西征。是月，法皇以義經任左衛門尉，補檢非違使。時伊賀人作亂，應平氏州守護平賀惟義討平之。餘黨竄匿京師，義經捕斬之。九月，賴朝以範賴統西海軍事，義經統南海軍事，令範賴先發，以三萬騎下山陽。



道。聞平行盛軍見島。赴攻陣于藤戶。阻海水望敵。敵招之。挑戰。我兵不能渡。佐佐木盛綱潛問土人以津。夜與俱濟。植竹條爲標而還。旦日敵復挑戰。盛綱躍馬破濤而進。衆從之。擊走行盛。進入周防。是月義經敘從五位下。聽院昇殿。十月賴朝置公文所。以大江廣元爲別當。以出政令。置問注所。以三善康信爲執事。以決訟獄。令將士曰。凡武門之事。悉奉法皇旨。有不便者。徐分疏之。遂奏曰。方今天下半定。貢賦闕乏。請簡擇國守。撫輯流民。京畿控弦之士。悉從義經。西討平氏。其有功者。宜附臣論賞。焉。僧徒帶兵者。宜附臣禁止收取焉。又檄關西諸族。援攻平氏。文治

元年正月。範賴至赤間關。無舟可濟。軍疲糧乏。將士皆思東歸。範賴以書請濟軍食。賴朝答書。因戒範賴曰。在軍務。緩撫衆心。慎勿左右耳語。致其危疑。乃至進戰。慎勿犯先帝太后。願使二位兄奉帝而至也。宗盛懼怯。必生得之。範賴諭曰。杵氏給戰艦。木上氏餽糧食。遂進濟海。詔千葉常胤曰。吾聞之家兄。周防通京畿。控宰府。爲西國咽喉。吾今欲令智勇而有衆者居守焉。誰可者。對曰。三浦義澄其人也。乃命義澄固辭不許。範賴以諸軍濟海。踰月。賴朝所給糧舶至。軍益振。與原田種直戰于葦屋浦。大破之。得其子賀摩。先是。義經數請征南海。法皇以京師多賊黨。不許。許



先遣其將校義經奏曠日彌久。範賴糧盡東歸。而鎮西兵士寔屬平氏。則勢難拔也。乃許之。義經乃戎服抵法皇宮。白曰。自平氏奔竄關西。奪官稅亂官民。三年于此。臣既奉追討之命。鬼界高麗窮其所至。鑿之而後已。否者不復入王城矣。二月發京師。艤于渡部。東兵不習水戰。人人自危。梶原景時曰。請為逆櫓。義經曰。何謂逆櫓。曰。舳艫皆設櫓。進以舳退以艫。義經曰。求進而退。兵之通患。乃欲求退乎。曰。宜進而進。宜退而退。良將也。有進而無退。野猪而介者耳。義經變色曰。猪乎。鹿乎。吾不自知。吾唯知進而勦敵為快而已。公若為大將。逆櫓十百。聽公所為。若義經則不欲。

也。眾目笑。景時慚。義經遂令將士曰。進而死者從我退而生者自此去。富山重忠熊谷直實金子家忠佐佐木高綱等願從者數百人。將發逆風俄起。舟艦壞破。乃留修艦。艦成。義經託言落宴。以具糧食。即夜令解纜。時風反而益暴。舟人不肯。義經曰。風順。盡發。伊勢義盛張弓注矢。曰。不用命者射殺。舟人相謂曰。行死。止死。死一耳。乃發。從者五艦。百五十騎。獨置炬於義經舟。乘暗而南。舟駛如射。黎明。達尼子浦。望岸上有赤幟。可三百騎。義經令曰。我馬足瑟縮。不可直用。驅而游之。結束騎馬。勿虛發。以費箭。眾從之。上岸大戰。擒敵將田口良連。其捕虜言櫻間良遠以



觀  
一作

五十兵守勝浦城。義經馳抵城。疾攻拔之。進至中山。見一卒齋書。京人也。義經問曰：子何之？曰：之屋島。義經曰：吾阿波人。應內府徵者。如聞源氏。賊定河。子必途觀之。其兵幾何？卒曰：可六萬。曰：子所齋誰書？曰：六條夫人書。夫人內府妹也。曰：書中何言？曰：吾焉得知之。獨口授我曰：九郎既發京矣。彼真可畏者。以木曾如鬼神。彼一舉取之。君急修城。集兵以爲之備。書辭亦如是。且若公等。亦宜亟赴之。曰：諾。曰：子屢赴屋島乎？曰：然。曰：聞其城甚固。然否？曰：否。潮來則須舟。潮去可騎渡。義經乃叱曰：吾九郎也。奪其書。縛卒于樹。以五十騎疾馳。明日。至屋島。縱火於高松里。平氏大驚。

以爲大兵至也。舉族乘舟。而義經已至城下矣。騎能屬者。七人而已。城兵有平有國。呼曰：大將誰？伊勢義盛對曰：九郎判官。曰：是義朝婢子。從鐵賈如陸奧者乎？義盛怒。城兵嘲罵不已。金子家忠令弟近範注箭射殺罵者。義經恐敵知其寡單也。乃縱火燒城。平氏兵皆航。更來迫岸。七騎拒射。我兵後者稍稍來屬。又有州人藤原範忠者。以生兵數騎來。曰：臣曾祖範明。嘗從八幡公戰陸奧者。義經喜。以爲先鋒。戰而交退。日既晡。敵以一舟載美姬。插扇子。植之舳。去陸五十步。麾而請射。義經曰：誰命中之者？衆薦下野人那須宗高。義經召而命之。宗高騎而獨出。兩軍注視。宗



日本外史 卷之三  
三一  
高一發斷扇韋扇翻而墮。兩軍大呼。平氏兵怒而來戰。義經親擊卻之。追而入海。遺其所執弓于波上。俯欲取之。敵兵爭以鐵搭鈎其胄。義經以刀扞之。鞭投其弓。從兵呼曰。舍之。義經不聽。終取之。還。從兵曰。君何輕身而重弓。曰。不也。使吾弓如叔父鎮西八郎之弓。則可否者。是貽敵笑也。宗盛憾失義經。令教經率精兵迫岸射義經。佐藤嗣信以身蔽義經。輒仆。教經豎菊王下舟欲斬其首。嗣信弟忠信射殺菊王。扶兄還營。義經親視嗣信。枕之膝。問所欲言。嗣信曰。臣自出陸奥。已委身於君。代君而死。死且不朽。獨不覩君鑿敵為憾耳。義經泣曰。我鑿敵在旬日。而不及疇汝。

勞。嗣信肯謝而絕。是日。鎌田光政亦被箭死。義經請僧葬。光政嗣信于高松。贈以名馬。蓋藤原秀衡所贖。宇治一谷二役所騎也。一軍感泣。皆思為義經死。是夜。西軍陣屋島故趾。東軍陣高松。東軍皆倦卧。獨伊勢義盛。虞敵來襲。徇警徹明。明日。義經侵晨復赴屋島。西兵善戰。擊破之。平氏走。保志度浦。義經追擊復破之。因降將言。聞平氏將田口成良遣其子成直。以兵三千徇伊豫。命伊勢義盛往說降之。義經并其兵。使成直作書招成良。成良終送款焉。平氏舟逃志度而西。義經循陸追之。東軍阻風後發者。悉來屬。軍益振。時三月廿三日也。宗盛欲赴鎮西。範賴以三萬騎。



一作安  
田義遠  
下同按  
義遠安  
田義定  
弟稱遠  
利與一

軍豐後。平氏不能入。還泊壇浦。兵艦凡五百艘。熊野湛增河野通信皆來附義經。明日義經以兵艦七百艘大戰海上。西兵殊死戰。我兵少卻。義經勵眾進。和田義盛挺進而射。箭軼二百步。及平知盛舟。知盛使新居親清答射。箭汰義盛。傷其後騎。我軍羞之。義經命淺利義遠還射。義遠按其箭曰。幹短且弱。請以我箭。乃注十四拳箭。洞親清胸。而過海三十步。義遠義定弟也。義盛慚憤。迫敵亂射。殺傷甚多。義經以成良言。知宗盛等所在。麾軍萃之。令成良為內應。西軍大敗。教經怒。入我船。薄義經。義經躍入別舟。教經不能及。乃赴海死。知盛以下六人。前後皆死。二位尼懷

養和帝投海。平太后繼投。我兵搭得之。義經使徇曰。赴海者。貴人也。我兵勿得辱。於是奉太后以下于其船。遂生擒宗盛。鑿平氏軍。海水為之赤。四月東軍振旅。以俘獲旋徇之京師。還納鏡璽。範賴留鎮西海。六個月乃還。賴朝遣使二名西禁兵士侵掠。事無大小。一奉朝旨行。將士不因其奏而拜衛府官者。不許東歸。詔敘賴朝從二位。五月。搦致宗盛父子於鎌倉。義經護送。行至內海。使父子徒行。七匝義朝墳。六月。至鎌倉。於是賴朝大會諸將士。自坐簾內。而延宗盛於前舍。使比企能員言之曰。賴朝非敢復私仇。乃成王命。爾今日之臨。何幸甚也。宗盛懾伏。請宥死。不許。諷

日本外史 卷之三



使自殺。不解。乃復令護送西還。更宗盛名末國。貶為讚岐權守。斬之于篠原。傳首京師。梟于右獄。斬平重衡于南都。處大納言平時忠於流。八月。詔使使就義朝墓。贈內大臣正二位。是月。賴朝奏請以同姓五人補東國諸守。特詔任義經伊豫守。兼院廐別當。宿衛京師。初。賴朝擇西征大將。欲試諸弟之材。陰以火烙盪器。而使諸弟更侍執焉。執輒驚釋。獨義經終盪不釋。神色自若。賴朝是以知其堪事。而心陰畏之。梶原景時有寵。監義經軍。義經不與諮事。景時怒。屬範賴。烏山重忠。初隸範賴。憎景時。負龍凌人去。屬義經。景時益怒。寢譖之於賴朝。賴朝性忌克。平廣常。源忠賴。

皆以驕傲見誅殺。聞義經亦負功自專也。稍忌之。景時又爭逆檣議。相與益其膏油之役。請為先鋒。義經不聽。而自先。景時諍罵不已。義經怒。欲誅殺之。景時撫刀曰。我知有鎌倉公而已。諸將居間事。乃解。景時歸鎌倉。百方譖之。平時忠為平氏疏屬。其從西奔。竊贊謀畫。及其就擒。有簿書一篋。為義經所收。時忠與其子謀奪還之。以除禍本。乃以女妻義經。義經乃還其篋。賴朝聞而惡之。賴朝方舉一男。而親信其外舅。且條時政。諸骨肉皆被猜防。義經東獻俘。鎌倉至。腰越驛。賴朝弗許入。使時政出受俘。義經乃寄書於大江廣元。自訴曰。義經代征討之勞。上夷國賊。下雪家。



恥心竊期褒賞。不圖忽蒙譴言。曠日於此。莫以自明。徒涕  
泣爾。將永遠恩。願骨肉誼絕。自非先人之再生。誰爲分疏  
焉。如孤從母逃匿。流寓諸國。爲氓隸所役。未嘗一日  
安居焉。然而幸慶忽會。至忝重任。或策馬峻坂。或凌風大  
海。不敢顧軀命。欲以慰冤魂。伸宿憤。豈有他哉。既辱五位  
尉榮。顯何加。而忽遭此厄。憂深悲切。敢上誓書。要之百神。  
而威猶不霽也。不得不仰公之救護。伏願乘間進說。庶幾  
亮其無他。卒被恩宥。得享終身之安。不報義經。怏怏而西。  
賴朝聞其怨望也。怒奪其邑。時行家匿京師。義經潛相往  
來。賴朝遣梶原景季命義經討行家。且詞之。義經稱病間

日乃見景季。景季反言其病羸狀。景時曰。兩日間廢寢食。  
以裝病焉。爾賴朝乃召諸將。言曰。誰爲我擊九郎者。九郎  
亦不負我知耳。而先我昇殿。不告我爲五位尉。車服華侈。  
翱翔院中。饒有君寵。何不自孫壇浦之役。與太后同舟。又  
娶平虜女。橫恣如此。不得不誅鋤。誰爲我擊九郎者。衆莫  
敢答。賴朝不懌。乃命景時。景時辭曰。判官素惡於臣。臣往  
判官必備之。不若遣其意外者。襲之。乃命昌俊。昌俊者。南  
都僧也。因事在鎌倉。以勇桀見親。近於是授計而西。至京  
師。去義經堀川第四町。而舍義經。尤其不亟來謁。召而詰  
之。對曰。臣此行。詣七大寺。欲畢事。然後謁耳。義經笑曰。否。



否。得非以二位旨圖我乎。吾今欲囚汝。顧恐人謂吾為怯也。且汝兄氏使者。吾不可先發。昌俊獻批書歸舍。義經所幸舞姬曰靜闕。昌俊謂義經曰。彼將去。四顧第中。而注目於廐。恐有異志。義經不為意。及昏。又告曰。大達塵起。人行距蹌。不可不虞也。使二童往訶昌俊舍。久之不還。又使婢走還曰。童駢死于門。門內鞍馬可五十匹。士擐甲將騎焉。夜既三鼓。第外大譟。直于第者僅七人。靜急取甲被義經。義經令開門。騎而突出。呼曰。在今日誰敢圖義經者。昌俊與兒玉黨六十餘騎。散而亂射。義經從上。聞變。四至。行家亦來救。昌俊終敗走。義經徑詣法皇宮。箭蠟集於冑。而

在籠者。二奏變而還。昌俊逃鞍馬山。山僧與義經有故。索獲獻之。義經誚其背誓。對曰。誓者昌俊。襲者二位。義經怒。毆其面曰。我面卽二位面。毆我面。是毆二位面也。義經壯之。欲使活還。昌俊請速死。乃斬之。義經行家遂迫請討。賴朝宣旨。公卿皆憚。義經欲權許之。獨藤原兼實不肯。曰。賴朝罪未至當討。且命弟討兄。如之何。法皇遂許之。義經僕安達清。經常為賴朝間。義經於是走報之。鎌倉賴朝乃落長勝壽院。聞報曰。可也。畢禮而歸。曰。彼殺我使。可以伐也。乃戒諸將束裝。曰。日日將發。小山朝政以下五十餘人。請卽夜發。乃以為先鋒。命之曰。及我未至。誅彼二兇。後五日。



親發鎌倉。檄諸道會軍於途。義經聞之。詣法皇。請勅關西兵援已。法皇許之。補義經九國地頭。行家四國地頭。十一月三日。義經與行家及女婿源有綱等俱奔竄西海。不知所往。伊勢義盛與義經訣歸伊勢。襲守護首藤經俊。敗。匿鈴鹿山。經俊攻殺之。賴朝至黃瀨河。聞義經既奔。乃還鎌倉。以朝廷宣討已訖。寬不已。法皇乃急宣諸州。索義經未獲也。平氏餘黨又竄匿所在。天下騷然。賴朝患之。大江廣元建策曰。方今大亂初平。關東倚安帥府。而奸豪伏匿於諸道。隨起隨討。輒發東兵。則勞費不量。民苦誅求。為今計者。莫若國司置守護。莊園置地頭。所在追捕。則天下可坐

而定也。賴朝大悅。遣北條時政護衛京師。因奏請之。且請課畿內及西南四道。每段五升。以充兵食。朝議從之。賴朝薦家人有功勞者。分為守護地頭。而身統之。世因稱賴朝曰六十六國總追捕使。賴朝素聞兼實賢且德。其爭院宣也。貽之書曰。賴朝當平賊之熾。孤身舉義。得至奏功。而不敢自專。今亂人乃挾命恃柄。敢規非分。賴朝特恐禍亂之端。復自是起。近日所奏。請非以營私。乃為天下定亂焉耳。因奏請置議奏官十人。撰公卿充焉。按治公卿以下豫東討宣者。二年春。兼實遂為攝政。四月。賴朝又貽書議奏官曰。僕生武門長鄙野。不諳知朝章。偶有所奏。願諸公簡之。



專執公平以安天下。至如宣旨。或有不使民亦當盡言焉。面從非忠也。時北條時定代時政護京師。獲行家于和泉。有綱于大和斬之。十二月以天野遠景爲執紫奉行。聞行家義經黨與竄鬼界島。擊平之。先是賴朝奏以比年軍興民不任農。蠲其管內九國通租。遂薄其正稅。而諸國準之。是歲又發倉賑相摸窮民。三年春遣中原親能大江廣元等修開院殿。時輦下多強盜。遣千葉常胤下河邊行平按之。寓書於藤原經房。稱鎮壓亂賊。莫若一人二人。至京師盜賊悉平。四年六月造六條殿。五年正月敘正二位。三月修大內。七月奏請討陸奥藤原氏。以其舍義顯也。義顯卽

義經削籍改名義經之出京師也。上舟于大物浦。遇颶與行家相失。匿吉野。山僧羣聚捕之。佐藤忠信曰。臣兄旣授命於屋島。臣今亦將代君死。乃佯稱義經亂射。義經得間逃至多武峯。又徙上津川。復還匿京師。忠信亦來。匿而發覺。與吏卒鬪。終自殺。義經乃與妻河越氏及辨慶等。爲道士裝。由北陸道奔陸奥。初義經姬靜。從匿吉野。義經諭之訣別。使僕齎資送歸京師。僕奪其資。棄靜。靜獨行風雪中。爲山僧獲。致於北條時政。送之鎌倉。詰義經所在。靜固陳不知。以其有姪。留之。夫人政子聞其善歌舞。欲一見。引病不往。賴朝夫妻詣鶴岡祠。召靜命舞。垂簾觀焉。靜固

綱引一作

綱引一作



雪路分入  
人跡  
意  
作  
引  
五  
之  
由  
哉

辭強之再三乃起上場工藤祐經搥鼓畠山重忠擊銅拍  
子靜整衣而進唱離別曲又作歌言慕義經意眾皆垂泣  
賴朝變色曰賤婢不肯頌我而敢慕亂人欲誅之政子諫  
止賜纏頭罷之祐經與梶原景茂等俱就靜舍飲景茂景  
時季子也醉挑靜靜怒而泣曰吾嘗侍豫州豫州非鎌倉  
公親弟哉汝乃公家人何遇吾亡狀使公而全友道汝欲  
識我面得乎景茂大慚已而分身生男安達清經受命奪  
而賊之靜見放還政子厚賜遣之初賴朝聞藤原秀衡舍  
義經奏劾其約亂人院宣讓秀衡秀衡陳謝尋病卒遺言  
于泰衡等舉二國聽於義經以抗賴朝有院宣使泰衡圖

義經泰衡疑惑是歲二月賴朝奏曰泰衡庇反者罪與反  
同臣請奉王命伐之因大徵兵四月晦泰衡遣兵襲衣川  
辨慶經春等奮戰死義經手刃妻子而自殺五月泰衡乃  
使使齎義經首來獻鎌倉賴朝方落鶴岡浮屠使使止之  
於途六月首至盛以漆函醇酒浸之令和田義盛梶原景  
時檢之或曰義經不死匿在蝦夷賴朝不復推究遂奏泰  
衡負險阻化不速奉勅不可不伐朝議未許而徵兵稍聚  
賴朝諮之大庭景能景能曰大將臨事不顧君命且泰衡  
先世為君家人君討其罪何須勅允聚兵徒費毋為也賴  
朝從之使景能及三善康信等留守鎌倉分為三軍常陸



日本外史 卷之三  
下總兵自東海道進。千葉常胤八田知家將之。武藏上野兵自北陸道進。比企能員宇佐美實政將之。賴朝自將中軍。以畠山重忠爲先鋒。自東山道直入陸奥。次于多古。小山政光迎犒之。入謁見一甲士侍。問其名。賴朝曰。此本朝無雙勇士熊谷直家者也。政光曰。此輩單進。與臣等異。故易成名耳。士赴君難。何有彼此。顧其子朝政。朝光曰。汝等亦單進。八月。賴朝進至白河關。泰衡軍于鞭楯。而城厚。檜山北使庶兄國衡將精兵二萬守之。國衡將金剛秀綱以數千人爲先鋒。山下穿大濠。引遇隈河瀦之。賴朝令重忠赴攻。發卒填濠。朝光挺軍與加藤景廉等進擊。重忠繼進。

大破之。秀綱退合於國衡。日旣暮。賴朝令軍中明日攻城。三浦義村葛西清重先登。斃數千人。旦日。賴朝親進攻。城甚固。國衡善拒。朝政朝光以下皆殊死戰。呼聲動地。積鏃成堆。朝光與族朝綱。豫遣死士七人。自城後冒險入。大呼而射。城兵謂大兵夾擊。則大亂。國衡潰圍北走。和田義盛張弓追之。國衡亦回馬射。義盛先發。中其左膊。國衡傷走。重忠部將大串某追斬之。朝光亦追獲秀綱。泰衡聞敗而遁。賴朝進至國府。東海道軍斬敵將佐藤元治以下十八輩。而來會。賴朝未詳泰衡所在。使朝政等攻物見岡。而自圍誰母城。城兵皆降。乃出令曰。我軍至津雲橋。則敵避之。



平泉以死守之。先鋒諸將勿貪功輕進傷我一士。遂以諸軍進。連破栗原三迫諸寨。遂至平泉。泰衡已火城遁。使使乞降不許。九月進軍陣岡北。陸軍度念珠關。斬敵將田河行文等而來會。兵總三十萬騎。白旗蔽空。泰衡奔蝦夷。至贄柵。其將河田二郎襲殺泰衡。持其首來降。賴朝謂讓之曰。泰衡在吾掌中。何須若力哉。若忘恩規利。大逆無道。乃斬之。命梟泰衡首而宣旨適至。乃進至厨川。泰衡族俊衡以下悉出降。賴朝出鎌倉四十餘日。而平陸奧出羽。乃索其版籍。皆罹兵燹。既聞實俊實昌者。諳州事。召見之。使圖其所記。以知其戶口阨塞。復流民。賚老人。放俘囚。禁鹵掠。

取糧於上野下野。毫不累土人。乃至國府。大書其廳曰。國法一切仍秀衡之舊。勿得更革。令葛西清重留釐州事。使使奏捷。謝其擅伐。簿上將士功。請分予二州地。十月還鎌倉。十一月法皇欲賞其戰功。遣大江廣元辭之。請賑貸陸奧窮民。十二月法皇封賴朝以伊豆相摸。促朝京師。先是出羽留守檢邑將廢間田。賴朝禁止之。以安人心。已而泰衡舊臣大河兼任在出羽。聚數千人。詐稱源義經木曾義高。建久元年正月轉入陸奧。由利維平逆戰死之。清重上變。使者謬報曰。由利維平走。橘公成死。賴朝曰。維平非走者。公成非死者。驗之果然。乃令上總介足利義兼與千葉



常胤比企能員將兵伐之。小山朝光以下邑陸奧者道會之相摸以西具兵待命。曾從降者勿斬。二月義兼等與兼任戰于栗原大敗之。兼任卻阻衣川陣。義兼等亂流又大敗之。清重率州兵來會。兼任逃之外濱壘于兜味山。義兼等圍而鑿之。兼任脫走。踰龜山。為樵夫斧殺。賴朝責出羽留守失政。罰甲二百。賴朝以天下全定。乃議入朝。重忠為前隊。常胤殿之。十月發鎌倉。由海道入朝。途過內海。謁義朝墓。至青塚。召女延壽。先是延壽聞賴朝起。返致其所託刀截鬚。於是相見道舊故。十一月入京師。居六波羅。先謁法皇。即日朝帝。帝直授權大納言。尋兼右近衛大將。法皇

待之甚厚。每入見。漏數刻不許出。十二月辭兩職。賜大功田百町。薦功臣十人。拜衛府官。使藤原高能留守六波羅。而辭歸鎌倉。凡往還所需。不累百姓。遠近悅服。二年正月。改公文所稱政所。凡事以政所下文。行。二月。修法住寺殿。冬。法皇弗豫。賴朝齋戒禱祈焉。三年三月。遂崩。賴朝因大張法會。施浴於民。一百日。七月。天皇詔以賴朝為征夷大將軍。使中原景能就拜之。賴朝曰。吾為武臣。敢坐受王命乎。使三浦義澄迎天使于鶴岡祠。受詔書。思其父死義以榮之也。四年正月。定將士座次。四月。獵于那須野。五月。大獵于富士野。長子賴家從焉。獵罷將還。伊藤祐成者與弟

賴朝  
作願朝



時致夜入工藤祐經舍斫殺之。會雷雨。士卒出鬪。多死者。遂斬祐成。時致犯幕被捕。旦日賴朝親詰之。蓋祐成父祐泰嘗爲祐經所殺。奪其曾我莊。故復仇也。賴朝問何犯吾幕。曰。吾祖祐親將軍仇之。吾仇祐經將軍寵之。吾是以怨焉。賴朝壯之。思宥其死。祐經子哀許。乃處斬。復曾我莊租。以弔二孤。二孤之變。鎌倉訛傳。賴朝遭害。夫人駭悲。範賴曰。安之。範賴在焉。賴朝聞而惡之。初義經負功專恣。而範賴每事稟賴朝。及義經反。令範賴討之。固辭不許。將發。入見賴朝曰。汝亦爲九郎之貳舞者。範賴大懼。不敢發。獻誓書千通。至是又獻焉。就大江廣元謝失言。賴朝見其誓書。

署源範賴曰。稱姓濫也。使者辯之。不釋。賴朝夜聞床下有人氣息。急呼衛士。結城朝光發床。獲一人。乃範賴。力臣當麻也。曰。臣視參州憂迫。欲聞幕中之議耳。掠治之。無異辭。八月。遂命狩野氏拘範賴于伊豆修禪寺。其羣臣相聚據濱館。遣兵夷之。梶原景時勸殺範賴。以其手兵五百襲之。範賴射殪十餘人。縱火自殺。五年八月。安田義定亦被殺。義定子義資嘗挑賴朝侍女。爲景時所發。處斬。義定坐免。憤怒。有告其反者。於是殺之。六年三月。賴朝與政子賴家赴南都。落東大寺。寺嘗爲平氏所燒夷。法皇修之。賴朝爲給其資。令僧文覺司役。慶以馬千匹。遂朝京師。踰月而歸。



時平賀義信爲武藏地頭。百姓便之。賴朝揭其廳曰。凡守國者。當則義信。八月。令東國地頭有匿奸盜者。皆奪其職。以予捕獲者。七年六月。平知忠者聚兵京師。謀襲賴朝。妹夫藤原能保能保。初請賴朝。延後藤基清自衛。於是基清攻殺知忠。平氏餘黨於是悉平。八年十二月。賴家敘從五位上。爲右近衛權少將。九年十二月。稻毛重成修相摸川橋。賴朝親臨落之。歸墮馬疾作。明年正月。遂薨。年五十三。賴朝年三十三起兵。六歲夷平氏。握天下兵馬者十五年。乃歿。詔以賴家爲右近衛權中將。總天下守護地頭。是歲。正治元年也。賴家年十八。北條時政以外祖執政。不使賴

家親聽訟。獨與其狎臣五人游處。浸淫縱。母政子驟戒之不悛。時政如不聞知也。賴家有弟曰千幡。爲賴朝所愛。嘗置之懷中。召宗族諸將囑之。小山朝光與焉。及賴朝薨。朝光欲爲削髮。以有遺託未果。一日。衆言其意。梶原景時讒之於賴家曰。朝光有忠臣不事二君之語。恐有異志。朝光聞而自危。問計於三浦義村。義村。義澄子也。固善朝光。乃與和田義盛。安達盛長以下六十六人。俱罪狀景時。因大江廣元上焉。廣元欲其和解。不敢上。義盛促廣元。廣元以實對。義盛責之。乃上。賴家以其疏示景時。景時奔其邑一宮。無何潛還鎌倉。賴家命義盛等逐之。毀其第。景時據邑



聚兵欲擁武田有義為將軍。約至京師舉關西兵。有義者信義子也。二年正月。景時舉族西奔。賴家遣兵追之。景時至狐崎。為土豪吉香某所麤殺。眾快之。景時終賴朝世。信寵不衰。建久中。熊谷直實與久下直光爭疆而訟。直實口訥不能辯。怒曰。景時黨直光。臣無所望矣。走出拔刀斷髮。西奔京師。賴朝使人遮止之。而不問景時。義盛有疾。景時借其士所別當。而遂不還焉。至是義盛乃得復職。建仁元年正月。越後人城長茂作亂於京師。襲小山朝政第。朝政時從幸不在。其兵拒卻之。賊圍上皇宮。請討賴家。宣不許。奔匿吉野。賴家下令急索。二月獲而誅之。長茂姪資盛據

鳥坂反。賴家命佐佐木盛綱伐之。盛綱適出。在其門外。命至不入家而發。三日。至鳥坂。其子盛季先登。資盛逃亡。其姑曰板額。醜而多力善射。遂被虜。送到鎌倉。淺利義遠請娶之。賴家問其意。對曰。欲使生勇士。以益於君耳。賴家笑而聽之。賴家累遷。是歲七月。終襲征夷大將軍。敘從二位。五月。有告叔父全成在阿野謀反。使武田信光捕放之。常陸。尋命八田知家殺之。當是時。幕政無大小。皆決於時政。其族黨半於一府。賴家受制。心不能平。八月。賴家有疾。政子與時政議。令傳總守護于其長子一幡。而割關西八州地頭。以予一幡。幡外祖。以企能員。因其友。謂賴家



曰。近日之議分權起爭。不便莫大焉。賴家亦憤北條氏所  
為。密召能員於卧內。與計事。政子側耳。障外聞之。使人馳  
告於時政。時政與其黨謀之。伏甲而託事。召能員。能員子  
弟皆曰。毋往。即往。以兵自備。能員曰。是啟豐也。彼何有他  
意。遂往。甲起殺之。從者走歸。告之其子宗員。宗員舉族奉  
一幡。據小御所。時政遣長子義時。率諸將攻之。宗員等奮  
擊卻之。畠山重忠。選兵疾攻。宗員力盡。焚第自殺。遂悉夷  
其族。并殺一幡。諸與能員親善者。皆見誅。竄賴家病間。聞  
變。大恨怒。時政歸罪於仁田忠常。殺之。忠常。又能員者也。  
既而宣言。賴家與忠常圖己。遂迫賴家削髮。幽之修禪寺。

以千幡代之。賴家幽囚無慘。寄書於母與弟。請得故近臣  
數人侍己。不答。遣三浦義村視察之。禁其通書。明年七月。  
時政遣人圖之。憚賴家趨捷。俟其浴園之。飛短約首以殺  
之。年二十三。子一幡。先卒。猶有二子。長者四歲。政子使千  
幡養之。遂為僧。曰公曉。次者曰千壽丸。為中務丞。某所養。  
千幡十二歲而立。詔敘從五位下。襲征夷大將軍。賜名實。  
朝居北條氏第。下令安撫諸將。徵誓於京畿。西國將士。遣  
武藏守平賀朝雅。率關西地頭。監護京師。元久元年。二月。  
伊賀伊勢盜起。伊賀守護首藤經俊逃走。實朝令朝雅討  
之。獲盜魁平基度。平盛時。乃奪經俊職。授於朝雅。朝雅。義

走一作  
去



日本外史 卷之三  
信子也。與畠山重忠皆娶時政女。而朝雅所娶。其後妻牧氏出也。以故時政偏愛朝雅。寢惡重忠。終欲殺之。誣以謀反。令二子義時時房攻殺重忠子重保其第。時重忠在其邑。時政遣人給告鎌倉有難。宜赴援。重忠即從百餘騎而發。中途望見大兵蔽野而來。始知其實。部下交勸其據邑聚兵。重忠不肯曰。吾不做梟原景時之苟免而貽譏也。奮戰中箭死。重忠族稻毛重成。榛谷重朝等。同日皆斬。重成初媚時政。構陷重忠。而終為時政所殺。北條氏忌重忠日久。重忠勇而有衆。從賴朝常為軍鋒。而性忠厚。不與人爭功。賴朝深知其長者。委託後事。而為北條氏所陷。天下冤

之。七月。分畠山氏邑以賞將士。實朝在時政第。時政終謀弑實朝。立朝雅。因聚兵事。覺。閏月。政子遣諸將。遷實朝於義時宅。兵皆從歸焉。義時終徙時政夫妻於北條里。令京師將士誅殺朝雅。當是時。諸豪傑千葉常胤。土肥實平等。皆老死。佐佐木高綱。熊谷直實。前後逃隱。獨北條氏專掌幕府事。而實朝仰其成。實朝性喜文事。師文章博士源仲章。學和歌于中納言藤原定家。而武技不及賴家。然賴家荒淫。至奪安達景盛妾。欲殺景盛。賴朝召呼諸將。不敢名之。賴家輒名之。平知康等。以技藝進。負寵凌人。將士憤怨。實朝為人優柔。為將士所愛。初年。令將士各獻賴朝所下



沈一作

文書爾時所授地頭不輒褫職自賴朝賴家之世數禁守護地頭干與吏務侵取分外至是又徵其下文辨恩勲之殊使結番追捕遣使者行管内問吏民冤枉然政權在於義時實朝日夜與文士飲宴沈溺歌詠不問外事義時益專建保元年信濃人泉親衡奉故賴家子千壽丸起兵討義時使僧安念說諸將諸將多應者義盛二子義直義重姪胤長等與焉次至千葉成胤成胤不肯執安念送之義時義時令家臣金窪行親安藤忠家鞠之得狀遣兵執親衡親衡姓源經基子滿快之遠孫也有勇力殺吏卒數十人而逃千壽削髮匿京師義直等就虜是時義盛在上總

仗一作

馳歸而謁請購二子義盛為實朝所親信特受命與結城朝光並統衛兵於是聽其請義盛大喜而出且日以其族九十八人列幕府南庭因大江廣元乞赦胤長義時素忌其強宗欲激而除之命行親忠家縛胤長過義盛前而屬之吏放陸奧義盛慚忿塞門不出胤長弟在便地多欲得之者義盛請實朝遣人守焉義時請而奪之逐守者割與行親忠家義盛大怒遂欲滅北條氏日夜會宗黨謀之謀泄幕府使者來問之義盛陳謝無他使者微見其子弟閱兵仗還報有令徵兵更遣使者謂義盛義盛乃對曰老夫受故將軍殊恩豈敢謀反獨兒輩憤義時專恣欲往問狀



老夫諭之而不聽也。遂以百五十騎分為三隊分攻義時。廣元第而急赴幕府。欲取實朝。其族三浦義村與弟胤義約守北門。而意中變。走告義時。義時與廣元自北門入。義盛隨圍之。三子義秀排門而入。所向皆破。與足利義氏遇。攫其甲袖。義氏鞭馬踰壕。袖斷。義秀與土屋義清古郡保忠俱奮擊。一府中皆辟易。有縱火者。烟焰滿天。義時廣元挾實朝避之法華堂。接戰一晝夜。黎明。義盛兵疲退。軍前濱。會橫山時兼舉族來援。得三千騎。軍復振。近國兵聞變來聚。義時召之。疑而不至。請實朝教書示之。乃至。既而義直戰死。義盛泣而氣沮。終為江戶能範所射殺。七子皆死。

五十東  
鑑諸書  
並作五  
百

義秀以五十人航海而逃。義時分和田氏邑以賞將士。二年六月早。實朝齋戒誦經。既而雨。減東國租稅。十一月。義盛遺臣奉千壽。聚兵京師。事覺。大江氏卒攻殺之。十二月。實朝命僧修法會。曰。疇昔夢義盛率族群至我前。吾為修其冥福也。先是。實朝已累敘正二位。任權中納言。六年。累遷至權大納言。三月。兼右近衛大將。大江廣元從容言曰。將軍欲貽慶來裔。宜戒滿盈。盡辭諸官。獨帶征夷將軍。及高年。然後求大將。實朝曰。吾非不悅卿所言。然吾念源氏正統縮於今日。不可慮子孫。吾欲飽取官職。以舉家聲。不暇慮子孫也。廣元無言而退。先是。宋佛工陳和卿來在大



和實朝召見之。和卿自稱知實朝前生。實朝遂欲如宋。命造巨船。既成。不可用。是歲。北條氏召故賴家子公曉。至自京師。用補鶴岡別當。公曉常憤父幽死。謂實朝父仇也。竊謀報復。稱有所祈。祈鶴岡祠者千日。時鎌倉傳言幕府有怪物。被婦人衣。行步如飛。十月。實朝任內大臣。十二月。進右大臣。承久元年正月。拜賀于鶴岡祠。二十七日戌時。將出。廣元進謁曰。臣平生未嘗出淚。今無故泫然。臣危疑焉。先大將落東大寺。衷甲自備。君宜倣焉。毋輕舉也。源仲章曰。大臣大將不可衷甲。廣元又請晝日行禮。仲章曰。秉燭故事也。實朝臨出。使秦公氏梳髮。拔髮一縷。與之。晒曰。

吾遺物也。公卿以下悉從。隨兵千騎。義時侍持劍焉。比入祠門。稱病作。授劍於仲章而歸。實朝乃悉屏隨兵。獨仲章從。儀畢。揖公卿降階。有一人自階側跳出。揮刀斬實朝及仲章。持其首逃去。時方闇黑。內外騷擾。不知何人所為。已而有大呼者曰。吾公曉也。報父仇矣。衆始知公曉所為。圍其所居。公曉提實朝首直赴備中某宅以食。手不釋首。三浦義村少子為公曉弟子。公曉因使使問計於義村。義村給曰。將以兵迎。而告義時。義時命速殺之。義村乃遣長尾定景。率力士五人赴之。公曉望迎兵久之不至。乃自踰祠後高阜。如義村家。途遇五人奮鬪。定景自傍斬其首。送之。



義時公曉年十九實朝年二十八明日葬實朝不得首以所遺一髮代之源氏正統於此而絕

外史氏曰余嘗踰函嶺望八州之野北控奧羽知源氏基業深且遠矣世傳八幡公臨終遺書其家曰吾後世必有操天下之權者雖信否未可知非無其謂也蓋我王化自西漸東東之強悍難服足以敵全國雖中古鋤治纔就條緒叛服不常每為國患而廟堂不以為憂蓋綱紀之弛非一日也相門爭寵骨肉相軋而不能制也盜賊公行劫公卿焚宮闕而不能禁也則何暇恤邊疆哉而夫貞任家衡等皆桀黠之才足以乘而逞焉微源氏父子封豕長蛇荐

食上國誰能拒之其有大功德於天下如此而朝廷酬功不塞其什一賴義遷任適致困敝義家官不過四位衛尉子孫或以罪誅或以謫逐保平之亂又鬪其骨肉殘亡垂盡何報施之倒也天之福人縮於父祖則贏於子孫固其所也故源氏之福大發於賴朝遂得司天下之權義家儻預睹之邪然余嘗謂天下之權歸源氏久矣而源氏不自知也賴義義家經略東北捍護其民前後十有五年而朝廷如不關知焉及其奏功為將士請賞格遷延不決甚而目以私鬪停之官符使其以私恩噢咻之則是朝廷自舍其征伐刑賞之柄而付之源氏遂令東北豪傑曰寧背天



子勿負源氏。當是之時。使義家一唾手起。則函嶺以東。非朝廷之有。不必待賴朝也。而不敢失臣節。以終其身。乃所以貽慶子孫也。舊志稱賴朝之逃伊東也。心私祝曰。願得主關東八國。否則猶領伊豆。得以報伊東氏。由是觀之。其初念不過割據一隅。而豪傑之素附焉者。爭爲之用。兵鋒所嚮。莫不克捷。又得廷臣抱才而不逞者。以輔其所不及。而會於國家綱紀極隳之時。碁布所謂素附者於七道。而坐制其命。是雖其智術有以劫持上下。籠絡一世。則亦時勢之自至焉。而其源實出於父祖之餘慶焉。爾吾嘗聞之。縉紳之家。鎌倉之興。大江三善之徒。有竊抱民部省簿記。

而往者。亦可以見人心所向矣。夫王家自放。失其權。而莫之或收。民安所倚哉。於是王族之任其器者。代而操之。以宰天下。亦不得已之勢也。源氏以清和之胄。世勤勞王事。以至於賴朝。經營艱苦。勦建大業。以致天下小康。而不敢僭踰。恭順其跡。又再傳乃亡。天未艾源氏之福也。是以足利氏新田氏。皆以清和之源。更起宰天下。而皆以上將代操國權。以服事天子。莫非襲賴朝之故者。則是賴朝爲天下萬世創不得已之事。以立不可踰之限。而君臣之際。兩得其宜也。不然焉。知恭操懿卓。不接踵我國哉。雖曰賴朝有功德於天下。勝其父祖可也。



日本外史卷三終

日本外史卷四

源氏後記

北條氏

外史氏曰。北條氏之事。吾不忍言之也。而諸敘其事。晦澁不覺。亦有疑於文飾者。獨源親房之論。頗可取信云。其論曰。源氏以武臣掌握天下。朝廷蓋不能平。況其後嗣既絕。寡妻陪隸。繼當其家。欲乘此時而斃之。以復舊權。似也。雖然。王綱之衰久矣。賴朝奮一臂以平其亂。雖朝廷未復其舊。而民庶息肩。非有德政足以勝之。則安克斃之。縱使克斃之。民之不安。天豈與之。王者之師。必加有罪。賴朝陞高

未一作

日本外史 卷之四



時政義  
時泰時  
時氏經  
時時賴  
時宗貞  
時高時  
世謂之  
北條九  
代然時  
氏生父

官管重職皆出法皇之允裁非私竊之也北條氏以其外家久司其權未嘗失人望非有顯然之罪也而欲遽加之誅是朝廷未為無過而北條氏又不可比之反賊獲利者也夫以賴朝之業而猶不能過二世北條氏乃以陪臣執國命奕世累葉是豈偶然哉蓋義時非有才德過人也泰時繼之修政立法專操正直不獨不踰己之分戒飭親族及諸將士莫敢規望高爵至其子孫能守其法不敢失墜雖其政漸衰卒至於亡而得傳之七世之久亦可謂無憾矣大凡以保平以來之亂而不有若賴朝有若泰時則六州之民何所底止不詳於此而特稱皇威之衰武臣之

而死未  
為執權  
時賴以  
弟承兄  
併為一  
世故止  
稱七世

專者謬矣外史氏曰吾讀親房之論而悲其意焉其亦出於不得已而告君之體宜如此爾後之君子因其言而詳其事可也蓋源氏之嗣既絕藤原賴經為征夷大將軍其子賴嗣襲職既而宗尊親王往代之傳之其子惟康久明親王又往代之傳之其子守邦而兵馬之政每在於北條氏故凡事皆不得不係之北條氏北條氏出於平貞盛貞盛七世之裔時政其父曰時家時家父時方養於祖父直方直方父維時維時父即貞盛次子常陸介維將也維將後三世始與源氏婚子孫世居伊豆北條因氏焉北條氏以豪族世屬源氏源義朝與平清



盛戰京師。敗績。宗黨死亡略盡。義朝子賴朝被執。宥死。流于伊豆。時政以清盛命。與州人伊東祐親並監護之。賴朝四世祖義家。樹恩威於東國。卽直方女所生。以故。時政頗屬意於賴朝。賴朝初寄伊東氏。通其女。生男女。女之繼母告之祐親。祐親懼平氏疑已。投其男於水。嫁女於江間某。遂圖賴朝。賴朝逃。依北條氏。久之。問人曰。聞時政多女。孰尤美。曰。長美次否。否者。後妻出也。賴朝懲伊東氏。欲通次女。作書。託僕安達盛長。致焉。盛長竊慮。次女無貌。賴朝情好不終。徒足階禍也。更作書。致於長女。前一夕。次女夢鳩銜金函至。覺。語之其姊。姊心動。曰。吾當買妹。夢乃與妹以其

粧鏡。曰。薄以償直。旦日得書。遂通之。情好日密。女名政子。時年二十一。是時。時政役於京師。役滿而歸。路遇平兼隆。兼隆。清盛族人。爲伊豆日代者。時政與偕歸。許以政子妻之。已聞其與賴朝私。且驚且喜。而難違兼隆約。則爲不知。嫁於兼隆。其夜雨甚。政子出奔。匿伊豆山。與賴朝俱居焉。兼隆索之不得。時政素器賴朝。且思其高祖事。至是。陽怒而陰益厚之。賴朝亦謂時政謀慮可倚。深相結託。治承四年。以仁王討平氏。令至。賴朝先示之時政。遂發東國家人。家人至者頗多。賴朝輒延之別室。曰。爲我努力。人人各自以爲賴朝特厚已也。而至其陰謀。獨時政得知之。八月。時



高綱一作經高  
疑當據東鑑盛  
衰記諸書作定  
綱為是

政率佐佐木高綱等八十五騎。夜襲平兼隆。斬之。遂糾伊  
豆相模豪傑。以擁賴朝。據石橋山。令政子居守。賴朝與大  
庭景親戰而敗走。時政疲而後。加藤景康狩野祐茂堀親  
家小山實政等。請從焉。時政揮之。令從賴朝。而自之甲斐。  
欲發其諸源。長子宗時至平井鄉。為伊東氏兵所圍。中箭  
死。逮夜。時政遇賴朝于杉山。箱根別當行實素善賴朝。聞  
其敗。使弟永實來餽餉。先見時政。時政給曰。大將既死矣。  
永實曰。子疑吾歟。大將而死。子豈生存者。時政西使見賴  
朝。賴朝乃匿箱根。令時政及其子義時如甲斐。而自走  
土肥。使土肥遠平存問政子。航抵獵島。時政與三浦義澄

等。出迎賴朝。賴朝曰。卿何以在此。時政曰。吾啣命北行。而  
中道自度不覩君所底。安所取信。故踪君至此。請自此行  
矣。於是終抵武田一條諸族。得二萬人。助賴朝。擊平氏于  
駿河。走之。賴朝還。至相模國府。論功行賞。以時政為首。武  
田信義以下次之。賴朝勅鎌倉府。政子助之於內。而時政  
義時輔之於外。諸將士。以比條公。莫敢抗禮。明年七月。  
政子生男。是為賴家。立為世子。比條氏以外祖。益貴重。陰  
收人心。以自固。賴朝有嬖姬。託之伏見廣綱家。時政妻牧  
氏知之。告政子。政子性妬悍。即使牧宗親毀廣綱宅。驅逐  
其姬。姬走。依大多和義久者。賴朝聞之。託事往義久宅。召

日本外史 卷之四 三 四



宗親罵之。親截其髻。時政聞而恥之。不告而歸其邑。賴朝謂梶原景季曰。江馬必不從。汝往視之。江馬者。義時也。還報曰。在賴朝召義時曰。汝可託吾子孫者。已而事釋。時政還鎌倉。被親信如初。賴朝忌弟義經勇智謀除之。文治元年冬。親將擊之京師。義經奔竄。賴朝途還。遣時政以千餘騎護京師。四索不獲。於是以賴朝意奏請諸國司置守護莊園置地頭。所在追捕弗被允。時政抗辯再三。終被允。自爲七國地頭。已而辭之。當是時。大亂初平。京畿多事。時政身當其衝。事無不立辦。歲餘東歸。以詔舉從弟時定自代。亦賴朝意也。賴朝嘗獵富士野。賴家甫十二。射中走鹿。賴

朝大喜。使人報之政子。政子曰。彼將家胄子。獲一禽。何煩專使。賴朝愧之。正治元年正月。賴朝薨。賴家立。政子削髮爲尼。而與聞政事。時政敎從五位下。任遠江守。爲政所別當。與大江廣元。三善康信。中原親能。三浦義澄。八田知家。和田義盛。比企能員。安達盛長。足立遠光。梶原景時。藤原行政。參決諸政。餘毋得傳宣。賴家有押臣五人。下敎曰。五人親黨。有罪勿論。七月。參河盜起。遣安達景盛討之。景盛新買妾於京師。殊弗欲行。不得已而行。歸則賴家已奪其妾。絕愛幸之。有告景盛怨望者。賴家令五人討之。府下大擾。時賴朝薨。纔六閱月。政子急如安達氏。使使請讓賴家。



且曰。汝不聽我言。吾以身當汝箭。賴家乃止。政子徵景盛  
誓書。使佐佐木盛綱齎送賴家。以和解之。因諭賴家曰。視  
汝近狀。倦政忘民。遠賢近佞。只聲色是弱。無禮於親戚。願  
少留意。勿及於悔。賴家般樂如故。已而聽梶原景時讒。欲  
誅結城朝光。朝光與諸將連署抗訴。景時出奔。旋還鎌倉。  
時政逐之。景時終奔京師。令人追誅之。二年五月。有爭疆  
而訟者。賴家視其地圖。援筆抹圖中央曰。廣狹命也。不能  
費案檢。凡疆場之訟。以此為準。即不厭心。不如毋爭。建仁  
元年秋。大風雨。關東禾稼不登。下總海溢。民死者千人。九  
月。蹴鞠工紀行景至自京師。大江廣元攜謁賴家。賴家素

好蹴鞠。請上皇得行景也。自是日學其技。不復視朝。義時  
有子。曰泰時。少有器局。密召賴家狎臣中野能成。謂曰。蹴  
鞠無害於事。獨不畏災異乎。故將軍每逢天變。輒止出遊。  
是後世所當法耳。子親臣也。盍嘗試諷之。時北條告飢。泰  
時且往視之。會僧觀清至。曰。將軍聞能成語。怒曰。言非無  
理。踰父祖而言。何也。公且稱疾歸邑。俟其怒衰可也。泰時  
曰。吾聊語鄙意於侍臣耳。豈敢諫乎。即被譴怒。非所避也。  
吾有事如邑。旦日將發。子莫以為避焉。乃出簞笠視之。遂  
至邑。邑人去歲貸籽種。約明稔償之。而不稔也。相與謀逃  
亡。於是泰時召諸負債者。悉燒其券。曰。父老安之。饒使年



也一作

豐吾不復責也。乃賜酒食。人給斗米。皆泣拜祝曰。願使君多子孫。二年七月。泰時娶三浦義村女。義村。義澄子也。三年七月。賴家有疾。政子議使其遜職。分其所管。傳之同母弟千幡。與子一幡。一幡母。比企能員之女也。能員陰懷異議。使其女說賴家。賴家遽召能員。欲圖北條氏。政子微聞之。急作書。使侍女齎致時政。時政將赴名越第。途得其書。按轡思念。直詣大江。廣元曰。能員憑恃外戚之親。凌蔑衆士。今又乘將軍不省事。矯命圖逆。宜先發誅之。否乎。廣元曰。僕自先將軍在日。獨執文墨議論。至於兵事。不敢與知。今日之事。在公之心耳。時政即起。天野遠景。仁田忠常在。

從騎中。至荏柄祠前。時政顧謂二人曰。能員反矣。子等將兵伐之。遠景曰。殺一老翁。何必發兵。宜召而誅之耳。時政至第。又召廣元。廣元有戒心。而屏從士。獨從一人。曰。有急刺我。遂往。時政與之坐。良久乃罷。於是時政衷甲。令遠景忠常伏中門。而遣人謂能員曰。吾脩佛事。公盍一臨。因與計事。能員輒往。入門。二人突出。捉其左右手。伏而斬之。其僕走歸。比企氏族擁一幡。據其第。遣義時。泰時。將兵攻之。比企氏縱火自殺。一幡燒死。賴家病間。聞之大怒。使堀親家密命和田義盛。仁田忠常誅時政。義盛告之時政。時政召忠常。久之不出。其馬卒怪而歸告。忠常二弟危疑。遂攻



義時第。義時不在。其家人防戰。斬之。忠常歸。途聞之。遂赴幕府。為加藤景廉所殺。政子終令賴家削髮。徙于伊豆。無幾何薨。於是以千幡為嗣。奉之於時政第。更名實朝。時政與妻牧氏保護之。侍姬阿波局密語政子曰。牧氏笑謔中挾伎心。不可託保姆之任。政子以為然。乃迎實朝置府中。以義時弟時房掌營中事。是歲時政令女婚源朝雅。率關西守護往鎮京師。元久元年。義時為相。摸守二年。有告畠山重忠反。義時時房將兵擊之。初重忠與朝雅皆時政婚。而朝雅所娶牧氏出也。以故最被親愛。是歲實朝娶於京師。命重忠子重保等迎之。俟朝雅於六波羅。與飲。爭禮相。

閱。朝雅終惡之。於牧氏終與時政謀殺重忠父子。誣以謀反。召義時時房議擊之。二子諫止。時政怒而入。牧氏使人謂義時曰。以繼母故。且吾為讒乎。義時不得已從之。擊殺重保。遂與重忠戰于鶴峯。斬之。七月時政遂欲立朝雅代實朝。實朝時在時政第。政子遣諸將徙之於義時第。時政兵率歸義時。時政遽削髮。老於北條。年六十八。後十一年卒。是月義時遣兵誅朝雅。以時房代為武藏守。先是和田義盛求為上總國司。賴朝制諸士不得為國司。以故不許。義盛獻書。因大江廣元苦請。三歲不獲命。乃請還前書。亦不省。建保元年。義盛子姪黨於泉親衡者。謀擁故賴

遺上一  
有遠字  
一無透  
字



家子作亂事覺。義盛請宥其子。得釋。遂舉族抵幕府。又請宥其姪姪為首謀。不可釋。義時縛之屬吏。五月二日。義盛輒舉兵反。三浦義村以族人故黨之。既而與其弟胤義議。自白於北條氏。北條氏有宴。義時方與客棋。報至。終局而起。更被烏帽子。穿水干衣。以赴幕府。與大江廣元奉實朝。徙於賴朝影堂。令長子泰時將兵防之。次子朝時與義盛子義秀鬪。被創。義盛兵乘勝而進。呼聲震天。申而戰。見星未已。泰時督戰。身先士卒。黎明。擊卻義盛兵。自阨衢路。遣足利義氏追擊之。敵兵復振。義時與廣元連署。令武藏相摸諸國來援。敵驍將土屋義清中流矢死。敵兵大沮。義盛

以下敗死。泰時獻首虜。置酒勞諸將士。謂之曰。吾不復飲酒。疇昔與宴。其明亂作。吾擐甲上馬。而宿醉未醒。吾意自今禁飲。已而戰數十合。渴而索水。葛西六郎執榼進酒。我輒飲之。甚矣。吾無常操也。吾不復飲也。已而論功行賞。泰時辭賞曰。義盛無反心。獨恨臣父爾。而諸將士多為之致死。臣為父擊仇。焉可受賞。宜以賞臣者恤死事之家。弗聽。義時代義盛為士所別當。即日移書京師。鎮安將士九月。故畠山重忠。李子僧重慶。在日光山謀反。遣小山宗政捕之。宗政斬之。還報。實朝使人言曰。重忠冤死。其胤為變。虛實未可必。汝輒斬之何也。宗政瞋目曰。彼髡反跡已明。臣



所以不生致者。恐將軍聽內謁宥之也。將軍詠歌蹴鞠。廢棄武備。重婦女。輕戰士。諸沒官之邑。舉與嬖妾。故將軍之業墜矣。實朝怒。禁其朝從。無幾何得解。實朝為人優柔。耽溺歌詠。雖有罪者。獻歌則免。而軍國事一決於義時。二年。冬。和田氏餘黨作亂京師。成卒擊夷之。七月。定鎌倉賈人之員。當是時。鎌倉權勢日盛。後鳥羽上皇居常憤憤。謀滅源氏。初讓位於太子。是為土御門帝。尋又使禪之少子。是為順德帝。而政常在上皇。自後白河時。置北面武士。上皇益開西面。廣徵材勇。親鑄刀劍。欲驕實朝。以斃之。連進其官爵。實朝不覺。遂求左近衛大將。義時謂廣元曰。故將軍

每宣下。輒辭之。以為後胤之地。而今將軍年未壯。昇進太速。又令家臣不朝。而取官爵。僕愚昧竊危之。欲為入言。而恐遭譴怒。公蓋言焉。廣元曰。僕亦思之。故將軍每事下問。今也則否。故默以至今耳。將軍坐享成業。而不次榮進。積殃嬰害。其能免乎。公有言焉。僕敢不言。遂入言。實朝不聽。六年。遂為大將。累進右大臣。承久元年正月。拜賀於鶴岡祠。卒為故賴家子公曉所狙擊。薨。公曉因欲自立為將軍。義時以政子令誅之。初政子與義時俱詣熊野。過京師。上皇召見政子。辭曰。東鄙老尼。不閑禮節。則令前相國賴實妻勞之。政子與語曰。實朝即無子。敢請得一皇子。為鎌倉



主。至是令諸將連署奏請曰。願擇於上皇二皇子。得戴一人。上皇不許曰。是樹二主也。及實朝薨。請藤原賴經。初賴朝妹婚藤原能保。以女妻攝政良經。良經關白兼實子也。良經生道家。道家生賴經。以故義時定議。遣時房請。七月。至鎌倉。甫二歲。政子聽政。簾內。政子為人明決。佐賴朝定天下。為諸將士所畏服。目曰尼將軍。以其拜從二位。又曰二位尼。義時為右京權大夫。兼陸奥守。與廣元等。令諸將修賴朝舊規。義時妻弟伊賀光季。與廣元子親廣。並護衛京師。實朝遭害之翌月。故阿野全成子時元。起兵駿河。謀自立為將軍。義時遣兵擊殺之。賴經至鎌倉之月。大內守

護源賴茂。與子賴氏。入仁壽殿。縱火自殺。蓋賴茂源賴政孫。自以為源氏嫡宗。因圖自立。事覺被誅。上皇謂源氏衰滅。王政可復。而關東權勢自如。會關東家人仁科盛遠者。挈二子請熊野。遇上皇幸焉。錄其子為西面。盛遠大喜。留不東歸。義時怒。收其邑。上皇令復之。不奉詔。上皇嬖妓龜菊。食長江倉橋二莊。其地頭侮慢之。上皇怒。令褫其職。義時對曰。先右大將以王命誅平氏。乃請置地頭。以賞有功。義時不敢無故褫之。上皇積怒。遂決意討義時。義時素善右大將藤原公經。上皇欲殺公經。右大臣藤原公繼止之。且諫曰。臣聞本邦稱曰葦原。原之大處。是為關東。漸西漸



小。以小敵大。以弱抗強。不待時而行。行以無謀。臣未知其可也。義仲之難。可以鑒焉。權中納言藤原光親亦切諫。上皇皆弗聽。使西面藤原秀康誘三浦胤義。胤義妻初為賴家婢。生一男。義時殺之。妻悲痛。胤義戍京師。不復欲東。秀康於酒間微說之。胤義奮躍應命曰。臣兄義村力能擒義時。上皇大悅。五月。使順德帝讓位於太子。以便計議。太子立。是為九條廢帝。上皇乃託城南寺流鏑馬。徵畿兵千七百。人。囚公經。召親廣。光季親廣皆從。光季不至。令胤義秀康討之。光季及子光綱奮鬪而死。即日。上皇詔五畿七道討義時。召將士。問曰。東人黨義時者有幾。胤義對曰。不過

籠牢諸  
本作籠  
牢今从  
門田亮  
佐家藏  
本

一  
無  
即

千許人。莊家定者。進曰。不然。彼收人心。有年於此。願為之死者。不可勝計。使臣等在東國。亦被籠牢耳。上皇弗懌。彌益聚兵。遣善走者押松齋誥。歷說東國諸豪。特使胤義作書。以重賞啗義村。義村以示義時。義時曰。唯子意所嚮。義村誓無貳心。義時哂曰。吾預知有此事久矣。因大索鎌倉。獲押松。奪誥燒之。啟狀於政子。政子乃大會諸將于簾下。使安達景盛傳命曰。吾今日將訣於諸君也。先將軍被堅執銳。闢草萊以創大業。諸君所知也。今讒諛之徒。誑誤人主。欲傾危關東之業。諸君苟不忘先將軍之恩。則協心戮力。誅除讒人。以全舊圖。即欲應詔西上者。即今決之。諸將

日本外史 卷之四

カイゴ



皆感激願效力。莫敢異辭。於是會義時宅議事。義村景盛等皆曰。宜阨足柄箱根以待官軍。廣元曰。不可。守險曠日。人心內變。是自敗之道也。宜直進兵攻京師。聽成敗於天耳。政子從之。以泰時爲將。泰時時爲武藏守。待武藏兵至而發。居五日。或議其懸軍遠進。是危道也。廣元曰。待武藏兵非計。所以生此異論也。遷延如此。雖武藏兵不保其無變。今夜武州宜單身揚鞭東。兵猶雲從龍已。三善康信方卧病。政子召而諮之。康信對如廣元議。於是令泰時卽夜發程。黎明。泰時帥十八騎而西。相模守時房前。武藏守足利義氏。駿河守三浦義村等從之。行三日。得十萬騎。自東

海道進。式部丞朝時自北陸道進。武田信光。小笠原長清等。自東山道進。凡從役者。父行留子。子行留父。行者凡十九萬。義時乃放還押松。使歸上言曰。臣無罪被討。不敢逃避。聞陛下好戰。謹獻臣長男泰時。二男朝時。以下十餘萬人。使之爲戰。陛下觀焉。猶不厭於心。則猶有二十萬人在。臣將自將以繼之。押松走歸白之。內外失色。上皇曰。可也。東人必有乘虛誅義時者。六月。朝部署諸官軍。宮崎定範。仁科盛遠等。拒越中。藤原秀康。三浦胤義等。部諸將爲九隊。拒尾張美濃。兵凡一萬七千餘人。信光長清以四萬騎亂大井渡。擊官軍將大內惟信。走之。胤義欲赴援。秀康曰。



吾腹背受敵。不若退守宇治。勢多。救旨如此。乃鞭馬先走。胤義以下皆從之。官軍將山田重忠。源滿政。苗裔也。奮而留戰。泰時亂流而前。重忠連射斃東兵。泰時麾軍萃之。重忠敗走。官軍將鏡久綱。自書名于旗。與毛利季光戰而敗。曰。恨與懦夫共事。乃自殺。泰時進與信光合。義村建策。分為五隊。其子泰村請曰。嚮與右京君約。從武州生死。因辭義村。從泰時。泰時鼓行而西。京師震駭。乘輿幸叡山。山徒遜辭力不足。以扞東軍。乃還。分見兵二萬五千。守宇治。勢多及淀。時房攻勢多。山田重忠帥山徒二千。截橋力戰。時房不利而卻。泰時攻宇治。前中納言源有雅。參議藤原範

陣一作  
水河作

茂等率南都僧萬人。壓河而陣。時霖雨水漲。泰時欲待旦而進。泰村夜挺前。夾河射戰。義氏赴援。泰時遂以全軍從之。橋板已撤。兵緣架進。官軍矢石雨下。東兵多死。泰時令芝田兼義試水。春日貞幸佐佐木信綱等繼之。貞幸馬傷而溺。從者援還。泰時親為灸之。乃蘇。將士爭渡。溺者八百。信綱先達中島。其子重綱年十五。攀父馬尾。泗而渡。信綱使之還。請兵。泰時諾而遣之。召其子時氏曰。我衆將敗。汝進死之。時氏以六騎渡。泰村繼之。泰時乃親渡。貞幸扣馬諫。不聽。貞幸給之曰。釋甲而渡。不則沈溺。泰時下馬釋甲。貞幸乃奪馬去。不得渡。其兵渡者五百騎。與兼義信綱皆



達進冒官軍殺傷相當。義氏撤民屋，縛箴以濟軍。泰時遂至前岸。武藏相摸將士奮進大戰。有雅以下潰走。右衛門佐藤原朝俊、帥八田知尚、佐佐木氏綱等留戰死之。時氏縱火而進。義村、李光攻大納言藤原忠信于淀，破之。重忠胤義走歸奏事。上皇閉門不納。重忠擊門而罵曰：「懦主誤我，遂走嗟哦，自殺胤義遁走。」泰時進至樋口河原，遇院宣使至下馬，使人讀之。宣曰：「近日之事，非出朕意，皆臣僚所為。唯汝論其罪，莫使兵士擾輦下。」泰時乃與時房館于六波羅。朝時之出北陸道也，從軍四萬。官軍張弩，扼寒原塞。朝時夜收數十牛，束薪其角，火之，驅赴官軍。官軍弩發，東

逃下一  
無去字

兵乃踰寨。至市振，官軍據嶮設柵。東軍騎兵渡海而步兵破柵，戰礪並山。殺盛遠，走定範。進會泰時于京師。於是東軍填塞街衢，四出捕斬。胤義以部下據東寺，遣佐原景吉攻之。胤義叱曰：「汝非吾族人乎？與戰走之，盡亡其騎，獨與其長子逃去，欲投其妻家，匿木島叢祠中。遇所識僧，勸其自裁。長子先死。胤義謂僧曰：「我父子首視於我妻，然後致之駿州，為我告駿州曰：「阿兄自剪手足，當逞於意。僧如其言。義村送之泰時。泰時聞佐佐木經高贊上皇謀，亡匿鷲尾，欲宥之。經高自殺。其子高重、兄子廣綱等皆死。廣綱穉子當宥。叔父信綱請而斬之。泰時與時房議，凡論罪從



據東鑑  
諸書廢  
當作庖

輕不復究捕。遂奏求首謀者。上皇以忠信有雅光親。及中納言藤原宗行參議藤原信能答。乃分屬之諸將。時氏召所同渡六騎。置酒勞之。捷報鎌倉。上下相慶。初義時已遣軍。日夜疑懼。會雷震其廐。義時大怖。以告廣元曰。吾命窮乎。廣元曰。君臣之命。皆天所司。今事之曲直。斷在天心。公何必怖也。故將軍之捷。陸奧雷震其陣。此安知非吉兆哉。於是捷聞果至。廣元引文治故事。論公卿斬。泰時難戮之於京師。七月。令諸將押送之東國。皆斬于途。獨忠信以其妹嘗適實朝。宥死。流越後。後泰時得光親諫疏。大悔殺之云。於是義時廢帝。立高倉帝孫守貞親王之子。是為後堀

河帝。遂逼上皇削髮。徙之隱岐。徙順德上皇于佐渡。兩親王于但馬備前。土御門上皇不與謀。且諫之。以故不問。乃敕義時曰。朕安忍獨留。十月。徙之士佐。後徙于阿波。是月。獲秀康父子于南都。諸所籍沒三千餘邑。義時悉分與戰功將士。一無所取焉。而北條氏勢威滋熾。泰時既破官軍。與時房留鎮京畿。四年。分居六波羅南北。號兩六波羅。泰時在京師。聞柩尾僧高辨名。往訪之。高辨語泰時曰。治國猶治病也。不究其因而藥焉。徒益病耳。治亂之因。在人之欲。公苟絕欲以率之。治可幾矣。泰時大悅。元仁元年。大旱。世以為亂逆所致也。北條氏祈禳甚力。六月。義時病卒。泰



一無曰

時時房皆東歸。政子欲以泰時襲執權。以傳賴經。以其在服疑之。諮於廣元。廣元對曰。宜速定議。以鎮人心。泰時有八弟。多後母藤原氏出。泰時割與之父邑。自取太少。曰。吾為執權。復何求焉。而藤原氏與其弟光宗。謀以其所生子四郎政村為執權。以其女婿參議藤原實推為將軍。政村之冠。三浦義村為賓。約為父子。於是光宗與弟光重。驟適三浦氏。府下洶洶。口耳相屬。人或警泰時。勸其兵備。泰時曰。置之。乃故禁人出入。獨許數人給仕而已。遣時氏及從弟時盛。於六波羅。二人曰。鎌倉可虞。泰時曰。不如京師可虞也。遂遣之。有婢密告泰時曰。光宗兄弟矢於太夫人之

前曰。莫之或渝。是必有異圖也。泰時曰。兄弟莫渝。為可嘉耳。已而騷擾不已。政子從一侍女。夜造義村。義村惶恐。出迎。政子曰。近日物議騷然。聞政村光宗日聚首於子家。所謀何事。得非圖武州義村曰。不知也。政子作色曰。何得曰不知也。且子挾政村以圖反乎。抑計和平也。義村乃誓曰。四郎無他。獨光宗微有異圖。臣當禁止之。明日義村往謁泰時曰。僕記故大夫眷遇。公與四郎。於僕何擇焉。所願安平。是已日者。光宗欲云云。僕盡心諷導。終得服從。泰時顏色自若曰。僕於政村。固無覺隙。安有所偏私也。居十餘日。府下又大擾。政子終抱賴經入泰時第。召義村及諸宿將。



令廣元論決。送實雅歸京師。流光宗于信濃。遷藤原氏于北條。廷議流實雅于越前。事即定。不問黨與。嘉祿元年六月。廣元卒。七月。政子薨。泰時置評定引付兩職。諮詢政事。又置家令。以平盛綱尾藤景綱爲之。申禁地頭侵攘。不得與京官抗。置京師籌卒。鎌倉將士帶衛府官而不衛衛。而後期者皆納直縣官。貞永元年。泰時與三善康連議。立式目五十條。以資聽斷。與評定衆十二人誓曰。吾曹爲天下司直。所挾偏私者。國神殛之。又令諸吏斷獄。輕罪止其身。毋有羅織盜竊者。倍而贖之。武田信光與海野幸氏爭界。幸氏直。泰時予之。或曰。信光啣公。泰時曰。嚮和田氏請宥。

胤長而先人流之。和田氏不能爭也。顧公私如何耳。沒怨而不決。何取於執權乎。信光聞之自懼。效書誓無他。泰時以示諸將。終爲恒例。嘉禎二年。泰時進從四位下。仁治三年。六月卒。年六十。泰時爲人敦親族。常推叔父時房而下之。嘗在評定所。聞弟朝時第有寇。輒起赴援。平盛綱曰。是小事耳。公任重職。何自輕也。泰時曰。兄弟有難。何曰小事。以吾視之。與建保承久二役奚擇。苟喪吾親。重職何爲。朝時書藏於家曰。世世子孫。毋背武州裔也。泰時不以權勢自異。常與諸將更直幕府。逮老不懈。當直之夕。不敢辱也。每詣賴朝墳。拜于堂下。或曰。盍上。曰。將軍在時。吾未得登。



豈死將軍乎。其進四位也。謂人曰。無功進爵。恐不保終。吾將祈之神也。有僧說之曰。建一佛寺。可以治安。曰。糜財蠹民。何治安之有。遂逐其僧。泰時銳意求治。其參政府。先衆而入。躬執勤儉。以率將士。將士貸於富家者。自爲償息。尤貧者。并償。子本。遇有饑歲。發倉賑之。或設場救濟流民。及其卒。天下惜之。子時氏先卒。時氏子經時。嗣爲執權。泰時常愛儒人。謂經時曰。爲政在文。不可專用武斷。經時長吏事。世稱有祖父風。遂襲其官。寬元二年。將軍賴經讓職於其子賴嗣。甫六歲。四年。經時有疾。亦傳執權於弟時賴。而卒。故朝時子光時。有寵於賴經。因勸圖時賴。欲自代之。兵

士集府下。時賴遣吏卒。扼衢路。而以兵自衛。賴經使者來。不許見。光時削髮謝罪。流之伊豆。送賴經還京師。其近士三浦光村。與爲護兵。至京師。辭還。嗚咽曰。臣必有以報君也。既歸。潛徵兵其邑。勸其兄前若狹守泰村反。泰村不果。泰村義村子也。時義村已卒。泰村威權仍盛。族黨最廣。時賴外祖安達景盛。削髮在高野。寶治元年。四月。景盛來府下。數往時賴家。已而謂其子義景。孫泰盛曰。汝輩不自三浦氏近狀乎。而頰首之也。五月。有榜于鶴岡祠前曰。泰村將被誅。時賴因事寄宿三浦氏。氏族悉集。獻酒。迭出更入。時賴頗怪之。其夜。聞障內有鎧胄聲。決起曰。果然。麾



日本外史 卷之四  
一從者。徒步而歸。泰村驚惋不措。翌夜。時賴使人謂三浦諸第。皆蓄兵仗。時賴益有戒心。將士聞之。爭至。明日。泰村第有匿名書曰。子將被誅。盍戒。泰村曰。是毒我者。取而毀之。使人謝時賴曰。聞道路之言。如關泰村者。家僕傳聞。爭來相衛。即見尤怪。當速散去之。如事關他人。有須衆力。當率焉。以奉援。時賴慰諭遣歸。大江季光妻。泰村妹也。來勸其兄。決意反。亦不果。會時賴誓書至。令速罷兵。泰村大喜。從之。使者出其妻。賀進食。泰村一啜。未能下。聞門外大囂。安達氏兵來攻。泰村睜眦急防之。時賴於是遣弟時定。將兵援攻三浦氏。令金澤實時守幕府。實時。泰時弟。實泰之

子也。大江季光將往屬時賴。其妻愠曰。良人非士也。季光乃屬泰村。時賴令人火三浦氏北隣。泰村大敗。走入賴朝影堂。光村以八十騎據永福寺。以呼泰村。泰村不敢往。光村乃至堂中。諸軍圍之。於是三浦氏宗族列坐影前。光村慷慨曰。向從殿下密旨。則我族將專軍政。若州猶豫以取此辱。引刀自斃其面。問曰。猶可識乎。遂自殺。下。謂道家也。泰村泣曰。我四世積功於幕府。又以北條氏外戚。輔佐內外。乃不能免於禍邪。雖然。焉知非先君多殺之報哉。何遽北條氏之對。與其族二百七十餘人皆死。諸三浦氏妻孥皆釋之。後泰村女野本尼者。謀作亂。被殺。先是。時賴從



祖父重時鎮六波羅北方。時賴欲召之。泰村止之。建長元年。召至。並執權。時賴為相模守。四年。道家暴卒。賴嗣又圖時賴。遣長久連等誘諸將士。佐佐木氏信縛送之於時賴。時賴乃廢賴嗣。送還京師。迎後嵯峨帝皇子宗尊親王。為鎌倉主。成政子志也。時賴循守泰時式目。內外稱治。而其自奉多人所不堪。大佛宣時。時房孫也。嘗請時賴。時已深夜。時賴手一壺酒。曰。欲與子共之。顧安所得肴。照紙燭。索于度。觀碟有殘醬。取而佐酒。其儉薄如此。其用人不拘門地。嘗擢青砥藤綱。藤綱微者也。少好學。師僧行印。遭年旱。時賴聚僧施之。又親祈于三島祠。其束載之牛。洩于水。藤

綱在傍。叱曰。汝亦做此條公薦事邪。眾問其說。曰。方旱。牛而有知。盍洩于田。令之施僧。不甄其貧廉。廉者寧餓不來。徒飽貪者耳。是何異牛之洩于水也。時賴聞之。召見共語。大說之。竟擢為引付眾。有公文者。與北條氏封人爭畔而訟。眾皆畏時賴。曲公文。獨藤綱直之。公文德之。欲有所報。夜苞錢投其後圃而去。藤綱大怒曰。相摸公司天下之直。直公文。乃直相摸公。公宜見報。是何舛也。郵還其錢。嘗夜行。遺十錢於水中。乃買炬照水撈之。炬直五十錢。或曰。得不償失。藤綱曰。五十錢。吾失人得。十錢。誰得之者。我取六十錢。以益於世。不亦大得乎。藤綱自儉而喜施。日食一脯。



布衣袴褶。刀室不漆。時賴欲加之。祿曰：神見夢於我曰：汝願治者，增藤綱祿。藤綱固辭。時賴曰：何辭？曰：神曰：增藤綱祿，增之則神曰：斬藤綱首，斬之乎？時賴又從容問其所欲。藤綱乃陳鎌倉及諸州吏奸狀，曰：管子稱：階前千里，門外萬里，是也。乃罰其尤奸者。世以此稱時賴得人云。康元元年，時賴有疾，削髮。先是，時賴學禪於宋僧道隆，為造建長寺。又造最明寺。於是老於最明寺。長子時宗猶幼，以重時子長時執權。弘長三年，時賴卒。臨卒，作偈曰：業鏡高懸，三十七年，一槌破碎。大道坦然，蓋享年三十七也。時宗年十三，敘從五位下。任左馬權頭。外舅安達盛參與軍政。文

永三年，將軍宗尊稱疾不出。僧良基入禱之，而不徵藥。府下頗有物議。兵士四至，良基出奔。幕府近臣稍稍出，留侍者五人而已。宗尊竟還京師，立其子惟康代之。七年，長時卒。時宗執權。時宗庶兄時輔與長時弟義宗俱鎮六波羅。時輔居常怏怏，愧降於弟。九年二月，時宗令義宗擊時輔，殺之。聞其有異志也。時宗為人強毅不撓，幼善射。弘長中，大射於極樂寺第。將軍欲觀，小笠懸顧命諸士無敢應者。時賴曰：太郎能之。太郎，時宗幼字也。召而上場。時年十一，跨馬出一發而中。萬眾齊呼。時賴曰：此兒必任負荷。當是時，宋氏為胡元所滅，諸隣國皆服於元，獨我邦不通使聘。



元主忽必烈令韓人致書於我曰。不服則尋兵。朝廷欲答之。下鎌倉議。時宗以其書辭無禮。執為不可。元主復遣使者趙良弼來。時宗令太宰府逐之。凡元使至。前後六反。皆拒不納。十一年十月。元兵可一萬來攻對馬。地頭宗助國死之。轉至壹岐。守護代平景隆死之。事報六波羅。令鎮西諸將赴拒。少貳景資力戰。射殪虜將劉復亭。虜兵亂奔。而元主必欲遂初志。後宇多天皇建治元年。元使者杜世忠何文著等九輩。至長門。留不去。欲必得我報。時宗致之鎌倉。斬于龍口。以上總介比條實政為鎮西探題。遣東兵衛京師。西兵衛者。悉從實政。益築大宰府水城。省冗費。充兵

一無艦

備。弘安二年。元使周福等復至宰府。復斬之。元主聞我再誅使者。則憤恚。大發舟師。合漢胡韓兵。凡十餘萬人。以范文虎將之。入寇。四年七月。抵水城。舳艫相銜。實政將草野七郎。潛以兵艦二艘。邀擊于志賀島。斬首虜二十餘級。虜列大艦。鐵鎖聯之。鼓督其上。我兵不得近。河野通有奮前。矢中其左肘。通有益前。什檣架虜艦。登之。擒虜將王冠者。安達次郎。大友藏人。踵進。虜終不能上岸。收據鷹島。時宗遣宇津宮貞綱。將兵援實政。未到。閏月。大風雷。虜艦敗壞。少貳景資等因奮擊。虜兵伏屍蔽海。海可步而行。虜兵十萬。脫歸者纔三人。元不復窺我邊。時宗之力也。七年。時



日本外史 卷之四  
宗卒。子貞時甫十四，繼執權，襲父官爵。安達泰盛以外祖益專太宰府之捷，其子弟與有力焉。威望日盛，與內管領平賴綱爭權。內管領即家令也。泰盛子宗景性狂易，謂其曾祖實賴朝子也，遂改姓源氏。賴綱因譖之曰：彼更姓，冀為將軍也。十一月，貞時發兵夷滅安達氏，人以為三浦氏之報也。賴綱獨執政，後賴綱亦圖反，其長子宗綱告之。貞時誅賴綱，流宗綱。正應二年九月，府下騷擾，貞時發惟康倒載之輿，送還京師。東人曰：將軍被流京師也。乃請後深草帝三子久明為將軍。永仁元年，置長門探題。四年，僧良基誹故源範賴裔吉見義世謀亂，捕誅之。正安三年，貞時

幕一作

削髮而老，使時賴孫師時政、村子、時村並代執權。師時從弟宗方爭權，矯命先殺時村，遂欲殺師時。貞時怒，命宣時子宗宣誅之。延慶元年，廢久明，立其長子守邦代之。應長元年，貞時師時相繼而卒，貞時留意於政治，慕時賴之風。初時政、義時以來，數遣使分曹行郡國，問吏民冤枉，至於時賴、貞時，發間使，被緇衣四出，多所摘發，吏不得欺也。而間使又稍稍成奸。時賴、貞時終親出按之云。貞時既卒，長子高時甫九歲，宗宣及時村孫熙時並執權，無幾皆卒。長時姪基時及實時孫金澤貞顯代之。高時舅安達時顯，泰盛之弟也，內管領長崎圓喜賴綱之甥也。以貞時遺命，共



輔高時五年遂立高時執權。文保元年高時爲相摸守。高時性頑率委政於時顯圓喜二人協心修泰時舊規。既而圓喜老子高資代之。高資性多欲黜陟予奪一以賄成。元其二年陸奧人安藤堯勢與族季長爭邑而訟皆賂高資。高資兩納之不決二人怒據邑反承久以來士之叛北條氏者始於此。北條氏遣兵討之不克。高時不以爲意。日夕飲宴。一日見狗鬪于庭喜之遂令吏民貢鬪鬪數千分附諸將養視輿載往來遇鬪不下者有誅鬪羣鬪哮嗽如爭尸者狀高時又喜田樂樂師亦數千纏頭費每以萬數一夕高時獨醉舞有十餘倡來歌以助之。姬人闕之倡皆天

見有作

狗歌曰不見天王寺妖靈星乎歌終而去獸跡滿坐高時醒無所見已而有疾高資勸其削髮讓職於貞顯高時弟泰家愠其不讓已亦削髮高時病起欲誅貞顯貞顯自髡謝之諸將爭倣之圓顯滿朝高時頗不平高資密令長崎高賴誅之高資覺捕高賴流之內外憤怨攝津渡部氏大和越智氏皆起兵高時命吏擊之又不克正中二年高時流中納言藤原資朝于佐渡以其圖北條氏也。初北條氏定承久之亂立後堀川帝帝傳位於太子是爲四條帝帝崩朝議欲立順德皇子泰時思土御門帝不與亂謀也遣安達義景立其皇子義景途還曰有如順德皇子立則奚



爲曰廢之遂入京師立後嵯峨帝。帝二子後深草龜山相繼昇位。後嵯峨特愛龜山。遺詔時賴曰龜山之後永承皇統。乃以長講堂領爲後深草湯沐邑。後深草上皇欲倚時宗力以得政柄。時宗不敢從。已而龜山傳位於太子。是爲後宇多帝。上皇憤恨欲削髮。時宗乃以上皇皇子爲後宇多儲貳。是爲伏見帝。伏見帝立三年有賊淺原爲賴夜入宮中謀逆不成。自殺。六波羅檢之事連龜山上皇。上皇賜書於貞時誓無他。帝密勅貞時曰龜山之在位憤承久事陰有所圖而不敢發。立其後非卿利也。貞時乃立帝皇子。是爲後伏見帝。後宇多上皇遣使責貞時。貞時乃廢帝立。

後宇多皇子是爲後二條帝。因定議後深草龜山一統。每十年更立。先是時賴分藤原氏爲五派。更任攝籙。貞時之議天位。蓋倣之也。及帝崩立後伏見之弟。是爲花園帝。朝議欲立後二條皇子。邦良承其後。龜山上皇特屬意於後宇多次子。遣使諭貞時立之。是爲後醍醐帝。邦良爲其太子。帝憤北條氏以陪臣世主廢立也。陰謀滅之。視高時失政竊喜之。令資朝及右少辨俊基等誘致美濃源氏土岐賴兼多治見國長等。事覺或告之於六波羅。北方北條範貞會攝津民作亂。範貞因召四十八所。得三千人。以襲賴兼國長殺之。是時正中元年九月也。明年五月高時



遣兵收致資朝俊基。案問之不服。遂謀廢立。帝因賜詔書。高時奉還其書。釋俊基。遂流資朝也。嘉曆元年。邦良薨。帝初欲廢邦良立皇長子尊良。高時不可。至是又欲立三子護良。遣使申後。嗟峨遺命。高時執貞時議。立後伏見。帝子量仁為東宮。帝怒。與護良謀誘諸寺僧徒。因以護良為山門座主。召僧圓觀等。呪詛北條氏。元弘元年。事覺。捕圓觀等。鞫而得實。再執俊基。後伏見法皇亦使人來具告。帝陰謀。高時乃大聚諸將吏。問計。衆莫敢言。高資曰。主上親王流之。公卿黨者斬之。如此而已。勿再貽悔也。二階堂貞藤諫曰。北條氏世尊王室。惠下民。所以執國命。幾乎百六十

年也。今已執公卿。又欲遷帝王。如天道何。苟使我而無覺。朝廷何能為。高資睥睨貞藤曰。迂腐之論。何陳於今日。公獨不知承久故事乎。高時從之。八月。遣貞藤等以三千騎入京師。基時子仲時。政村曾孫時益。方鎮南北。得貞藤與計事。事泄。帝逃之南都。仲時時益遣兵索宮中。不獲。帝則奉兩上皇太子十六波羅北方。僧豪譽來告。帝在叡山。則遣近江守護將兵攻之。不利。已而南都僧來告。帝在笠置山。二帥乃使近江兵備叡山。而遣檢斷糟谷宗秋。隅田通倫等圍笠置。城固不拔。高時遣大佛貞直。金澤貞冬。將數萬騎助攻。未至陶山。義高小見山氏真率五十餘人。夜乘



風雨。縋城而入。縱火呼譟。外兵應之。城即陷。帝逃走。追獲。拘之。六波羅南方。高時遣貞藤及安達高景。立量仁即位。是為光嚴帝。令貞直引兵攻官軍將楠正成。走之。二年。請光嚴帝詔。徙帝于隱岐。千葉貞胤。小山秀朝。佐佐木高氏。將兵護送。已而楠正成復起兵。皇子護良赤松則村繼起。據千窟。赤坂吉野。白旗諸城。高時遣義子阿曾時治。與貞藤高直高資。以五萬騎赴攻。三年。二月。時治攻赤坂。人見恩阿。本間資貞。先登。資貞子甫十八。隨父死。城終陷。閏月。貞藤亦陷吉野。與時治俱援高直。圍千窟。不能下。三月。六波羅二帥徵山陽兵。兵降於則村。為守三石。則村進據摩

邪山。二帥又徵四國兵。伊豫豪族亦應官軍。二帥遣近江兵攻則村。大敗。於是數警隱岐守護。備帝逃逸。而帝果逃歸伯耆。二帥再遣萬人攻則村。又敗。則村與藤原宗鎮。縱火來攻。遣宗秋通倫。以兵二萬拒之。桂川。則村子則祐。亂流來擊。我兵又大敗。時已夜。新帝兩上皇入六波羅。二帥大出兵於七條。磧。陶山。高通。河野通盛。巷戰。走則村。則村退走。阨八幡山崎。運路梗塞。二帥遣兵擊之。陷伏。敗還。而山徒亦以護良令來攻。二帥遣驍騎。擊走僧兵。因啗以利。又使近江守護佐佐木時信備之。高通通盛又敗。則村子京南。而官軍將源心顯大兵來攻。二帥悉甲乘陣。時信以



五千人擊走忠顯而結城親光遽降官軍。士卒多逃。二帥告急於鎌倉。使者相踵。四月。高時遣名越ナゴヤ高家足利高氏等西上。半守京師。半攻行在高家。朝時五世孫也。與則村戰狐川。被鮮甲挺前。中箭死。高氏傍觀不戰。下馬張飲。遂降官軍。合兵攻京師。京師兵三萬。大半吏胥。不習戰。二帥乃深溝固壘守之。擊卻忠顯。已而城兵大潰。餘千餘人。二帥聽宗秋議。夜奉兩上皇新帝太子。空城東走。士兵環起而射。太子以下四走。矢中新主肘。時益死之。天明。又遇敵數百。擊破而過。明日。至番馬驛。遇士兵數千人。奉龜山皇子守良。夾路而陣。宗秋擊破其前鋒。而兵疲矢盡。走入佛

寺。與仲時謀。欲據近江一城。時近江守護殿而後待之。不至。仲時曰。是亦叛矣。乃謂其兵曰。獻吾首於官軍。是我所以報諸君之勞也。乃自殺。宗秋以下四百餘人從死。新主兩上皇被收入京師。高時未之知也。獨聞尊氏叛。則恐。發上野下野等六國兵。附弟泰家西上。因徵糧於諸邑。次至新田義貞邑。義貞斬其吏。高時大怒。乃專北向其鋒。遣金澤貞將櫻田貞國。分道攻義貞。貞國與義貞戰于入間河。殺傷相當。退次久米河。明日又戰。不利。退次分陪。高時遣泰家援之。黎明。令兵三千人齊射。而全軍從之。大破義貞軍。既勝。驕不設備。會三浦義勝叛。屬義貞。合兵來襲。泰家



日本外史 卷之四 二十九  
駭走。橫溝某。安保某。還鬪死之。而小山千葉二族皆叛。貞  
將與戰。敗走。諸軍敗。歸鎌倉。則六波羅敗聞至矣。內外失  
色。間一日。義貞三道來攻。高時乃遣基時。貞直守時。守時  
長時。孫而足利尊氏妻兄也。拒于囊坂。大敗。曰。吾被猜疑。  
不若速死。乃自殺。貞直拒極樂寺坂。敗退。家臣本間某。獲  
罪家居。是日出戰。斬敵將大館宗氏。獻首。貞直而自殺。貞  
直感激。冒敵陣死。基時與義貞相持于假糞坂。而義貞選  
兵自稻村崎入。縱火府中。高時以千餘人。逃于東勝寺。先  
坐。貞將戰死。基時國時。鹽飽。聖遠。父子皆自殺。三道軍皆  
潰。安東聖秀自極樂寺軍還。則府第已灰矣。憤激曰。百年

裏一作  
之跡。何無一死節。屍乎。下馬將死。其從女爲義貞妻。贈書  
招降之。聖秀作色。謂使者曰。吾姪士家女。何爲此無恥之  
言。而義貞亦不呵止之也。以書握刀。剖腹而死。義貞軍進  
入府中。無復抗者。獨長崎高資子高重力戰。敵四面萃之。  
高重左右衝突。所向皆披。還見高時曰。事已至此。公自爲  
圖。雖然。臣猶欲一快戰。公且待之。乃乘其愛馬。與百餘騎。  
撤幟裹刃。雜入新田氏軍。狙擊義貞。垂及而覺。敵兵圍之。  
高重乃大呼奮擊。馬上掀敵一將。投數步外。敵軍辟易。高  
重走至東勝寺。則高時以下方訣飲。屬觴高重。高重三釂。  
傳之攝津道準。而自屠扶腸出之。道準笑曰。好下物也。因



日本外史 卷之四 三十一  
滿酌盡半以傳諏訪直性而死。直性與長崎圓喜皆死。高時乃自殺。從死者凡六千八百餘人。高時有二子。曰萬壽。龜壽。萬壽之母之兄五大院宗繁受高時遺託。為匿萬壽。義貞購求高時遺胤。宗繁欲斬送萬壽。而憚物議。乃給萬壽曰。敵且來捕。宜逃伊豆。萬壽從之。宗繁走告義貞。追獲斬之。義貞疾宗繁所為。將誅之。宗繁亡匿。無舍者。道餓死。初泰家密諭諏訪盛高曰。萬壽既託宗繁矣。汝奉龜壽以為後圖。雖家兄自招禍。而天豈遽忘我祖宗德哉。時高時逃葛西谷。而龜壽猶孩。從在母所。盛高往言於眾婢曰。速付次郎我。公欲訣之。聞太郎已死。次郎亦終難免耳。眾婢

皆泣。盛高佯怒取之而去。走信濃匿於諏訪。祠官賴重家泰家既遣盛高欲自脫走。為重傷歸鄉者狀。卧番中以鱧衣自覆。南部景家伊達匡衡舁之。令二卒擊新田氏。號騎而先道。走陸奥。餘兵三百餘人。度其行遠。次第自殺。新田氏至。以為泰家已死也。鎌倉與六波羅聞十五日皆夷滅。長門探題時直時房第五子也。為土居氏得能氏所攻。航而東走。聞高時死。欲還筑紫。筑紫探題北條英時亦為少貳貞經所攻殺。時直因貞經降。宥死歸邑。尋病卒。淡河時治時房孫也。初屯越前。阨北陸道。已而越中守護名越時有戰死。平泉僧兵來攻。時治時治與妻子皆自殺。時直時



重時本  
作茂時  
憲法作  
憲房今  
據後卷  
改之以  
從梅松  
論大平  
記諸書

治之亡與鎌倉六波羅皆同月。是月大佛高直二階堂貞藤長崎高資等解千窟圍退保南都。七月謀犯京師官軍來攻高直等削髮而降斬于阿彌陀峯。以貞藤嘗諫高時持宥死歸邑。尋謀反見誅。明年赤橋重時僧憲法及本間瀧谷規矩絲田氏等並起皆敗死。而泰家自陸奥潛來京師依藤原公宗。公宗公經裔與北條氏有舊相俱窺伺朝廷。時朝廷失政天下士民皆思北條氏泰家於是蓄髮更名時興。時龜壽在信濃亦更名時行。約期攻京師事覺。公宗被誅時興逃亡不知所終。而時行與諏訪賴重招聚黨故旬日得五萬人東攻足利直義於鎌倉走之。尊氏自京

師來討時行遣名越時基將三萬人逆擊臨發大風破屋時基更十日兼行戰于橋本後軍多亡者且戰且退阻相摸河而陣水方漲時基不備足利氏夜濟時基大敗與三百人走歸賴重使時行脫走而與四十餘人剥面自殺足利氏至謂時行既死也時行起兵二旬而敗世目之曰二十日前代時行之起也名越時兼亦起北國及時行敗為加賀將士所攻滅延元二年時行遣使詣吉野行在上言曰臣父伏天誅臣不敢怨所怨者足利尊氏世受恩於臣家而卒背之今又困天子臣願討尊氏以贖父罪詔許之尋以五千人發伊豆從官軍將源顯家擊走足利義詮于



鎌倉退至美濃。與上杉憲顯等戰于青野原。轉戰至和泉。及顯家敗。終赴行宮。任左馬權頭。三年。從宗良親王。至遠江。擊破今川範氏兵千匹。馬驛從親王。投井伊高顯。亦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北條氏之於源氏。則藤原氏之於王家也。皆不用寸兵尺鐵。而篡其國於衽席之上。何其易也。蓋人情莫不知親其宗。而顧謂不如妻黨之可倚也。於是削弱兄弟。疏斥親族。以爲爲子孫除患害。而不悟其自剪伐以資異姓。可不哀哉。源氏之成國也。固懸殊王家。而其謬計出王家所未爲。故其取禍有更烈者。而北條氏之陰謀狡智。乃

受取一作

非藤原氏所及也。鬪其骨肉。剪其手足。潛收默竊其權。而如己未嘗措手。及其得權。亦有所翼戴。而不敢自居。辭其名。而取其實。含其利。而操其柄。使天下不能議己。子孫守其遺謀。而加以周密。終使帝王之廢立。攝籙之進退。盡取決於己。而如己無所關。不得已而爲之措置。是北條氏家法所以能長持天下權衡焉。而至於盡心民事。前後武族所罕觀也。蓋自知其悖逆人神所不容。惴惴焉計以此贖之。而秦時其最者矣。世之論者。於秦時無所間然已。余謂承久之事。秦時其罪之魁也。何哉。使秦時之賢果如所傳乎。則既定禍難。擁大兵於輦下。諸大處分。莫不由己。其於



朝廷與幕府往復之際。豈無所以善處之。已可以理導。又  
可以勢禁。是之不思。而陷其父於大惡。雖有善政。寧贖其  
罪邪。是知舊史所稱。秦時勸其父。詣闕納降。不聽。臨發。問  
遇親征。則何爲。曰。降之。否則決前。皆史氏爲之文過耳。不  
足信也。至其立後。嵯峨亦出恩仇之私。論者謂之天命正  
理。亦過褒矣。然北條氏七世。其可以人理論者。獨有秦時。  
其他如義時輩。皆蛇虺鬼域。又曷足責歟。或傳。義時誅深  
見某者。而近其子。卒爲所殺。噫。是其或然也。昔平清盛源  
義仲。並稱兵抗上皇。皆除讒人而已。不敢遂其幽囚之計  
也。然猶不免誅滅。如義時者。真無前逆賊。而得脫叛名於

世。天其假手。其臣僕斃之也。及其子孫。遇新田氏之斧鉞。  
抉其巢穴。滅其醜類。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豈不信哉。外史  
氏曰。時宗之禦元虜。保我天子之國。足以償父祖之罪矣。  
虜蓋以其所以恫喝趙宋者。來擬於我。我卻其使。不納。未  
有曲直也。及彼以兵來脅。剪屠我邊疆。則曲在於彼。彼使  
再來。不可不執而戮之。折彼凶威。定我民志。奪其所挾。而  
決死待之。可謂深中機宜矣。否則我幾何。而不爲趙宋也。  
其後唯菊池氏之待明。庶幾接武。足利氏屈膝外嚮。不足  
言已。豐臣氏能不辱國體。勝足利氏萬萬。然至與明戰。張  
皇太甚。內自困敝。雖攻守勢異。不及北條氏遠矣。北條氏

勢異一作異勢



日本外史 卷之四  
三十四  
之策。守則土著不煩徵發。軍須不擾輕費。委任將帥。不自  
中掣之。其戰則憑陸誘寇。走舸逆戰。短兵急接。皆可以為  
後世之法也。吾嘗觀鎮西士人所傳元寇圖卷。虜盛以砲  
礮臨我。而我兵揮刀奮前。虜不暇發焉。蓋是時我未有火  
器相敵。吾是以知兵之勝敗。在人不在器。我長技自有在  
焉。可恃也。

一無焉  
字可上  
有為字

日本外史卷四終



